



# 桃色國際

國際叢書  
第一種



吳鐵聲譯

MG

K818.5-6

2

桃  
色  
國  
際

種一第書叢問際國

譯等聲鐵吳



3 2173 4126 6

國際間叢書續刊預告：

希特勒語錄

傅東華等譯

羅斯福總統所設計的偵探小說

陳治平等譯

國際間文庫出版預告：

使德日記

文潔生譯

萬世師表

吳鐵聲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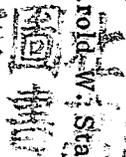
國際間社發行

# 目次

-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吳鐵聲譯（一）
- 我與德國女間諜……………李淑芸譯（二四）
- 希特勒處決女間諜案……………劉龍光譯（五七）
- 萊諾的情婦……………俞允詠譯（六八）
- 羅馬尼亞王卡洛爾戀愛秘史……………成斐然譯（七七）
- 我與墨索里尼戀愛史……………徐蕙風譯（一〇三）
- 希特勒爲甚麼不結婚……………吳鐵聲譯（一四八）
- 史太林的太太們……………陳治平譯（一五八）

#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

Harold W. Stanton 作



這是十二小時中的一樁大事，爲世界軍事史上最驚心動魄的十二小時，在這個短促的時期中，二千軍隊佔領了整個的國家。

大海軍要塞，據軍事專家說是難以攻克的，有五萬名陸軍，還有以此種大海軍要塞爲輔衛的海軍，而竟爲敵軍所攻佔。

這二千軍隊必須行軍千里，以攻佔幾個城市。他們必須溜過世界最大海軍根據地的邊際，他們必須造成軍事史上空前的恐怖。

當四月九日之晨，全世界得到納粹德國業已侵犯挪威的消息，都爲之震驚。德軍已佔領了保衛奧斯羅峽江的大堡壘；佔領了那維克（Narvik）一切重要的鐵鑛苗港口，此等港口與德國相距一千哩；更佔領了沿挪威曲折的海軍線每一軍略上的海口。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

德軍不管挪威海軍線上有英國大海軍的巡弋，而從事此種軍事行動。當初消息傳來之時，幾使人難以置信。這種事情，在一個愛好和平而安靜的國家，似乎是不會發生的。

不及一星期以後，德軍侵犯挪威驚人事件的真實情形，開始透露出來了。據傳聞在挪威國內有奸細活動，高級陸軍軍官的叛國，以及有奇異而神秘的密令發給海陸軍。

但是真實的情形，則仍屬模糊而尙未可知，而那一次的軍事行動，爲世界一切軍政成就史上最奇異的事件之一。

奇異的人物出現於本文中，醇酒婦人也佔了地位。故意而殘忍的謀害，使本文中有許多被害者，在這件事情中間大肆活動。

高級陸軍軍官的賣國，海軍爲金錢所出賣，一個勇敢的國家，爲世所未聞的無恥賣國行爲所出賣。

在這個故事中，一切都由一個美麗的婦人在幕後活動。五年前她被遣赴挪威，爲德軍此次於驚人的十二小時中佔領挪威之舉，奠定了基礎。全世界沒有聽見過這個婦人，但是

她在挪威工作的詳情，逐漸地傳播到華盛頓，以及英法兩國的首都。

這個人在歷史上將名之謂娜區曼（Madeline Nachman）。也許這是她的名字，也許這不是她的真姓名。納粹德國幹練的間諜，名字是並不重要的。

但是我們必須回顧到過去的歷史，較諸國社黨的興起更爲重要，由此以明瞭德國首先覺察在任一次的世界大戰中，她必須控制挪威曲折的海岸線。

這種覺察在一九一七年時實現了。當時美國已經參戰，德國無限制的潛艇政策，將使協約國瀕於飢餓與戰敗。

大家知道這個潛艇政策的成功，在於挪威海岸線爲德國潛艇所利用。英法兩國都知道這一點的。但挪威親德，拒絕要求。直至美國參戰，美國的實力已造成對德制勝之勢，挪威始幡然改計。

於是挪威允許協約國，在其海岸線敷設水雷，美國海軍開始其著名的水雷敷設工作，在綿長的挪威海岸線密佈水雷。

因此德國的潛艇不能在挪威海岸線活動，她於是戰敗了。

x

x

x

世界大戰最後的炮聲並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的一天停止，實際上直至德國軍人開始計劃第二次歐洲大戰後，才算停止，所以一九一八年的休戰並不能算作休戰紀念日。

這個新計劃的首要之圖，是在控制挪威海岸線，以作潛艇根據地。但是德國在戰後數年中在試行民主政治，德國民心厭戰，軍人派失去威信。

厥後希特勒崛起，乃有集中營與謀害敵黨的秘密警察出現。德國民衆在被謀害與痛苦之下討生活，軍人派重又握權。

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一位身材頎長，容貌映麗的婦人，步入柏林威爾漢姆街（Wilhelmstrasse）德國秘密警察部的內室。在尋常的觀察者看來，這個婦人似乎是美貌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上流階級的主婦。

她有一種溫柔與虛偽的慈愛之感，一舉一動，美麗自如。他穿着黑色的衣服，適合於

她略帶肉感的身段。她的眼睛如秋波澄碧。

雖然她臉上的容貌虛飾甚佳，實際則表情和藹，而內心陰險。在其虛飾的美麗與有教育之後，潛藏着猶如埃及女王克利奧佩特拉（Cleopatra）之殘忍而可怕的心靈。

當她步入德國秘密警察的內室時，一個矮小而肥胖的人坐在一張大寫字檯旁，他貌不驚人，面孔過於肥圓。穿着葛布衣服，看上去好似一個銀行職員或雜貨店的店員。

但他是德國最可怕的人，凡是他和國社黨認為不合的人，死於其手達數千人。他就是納粹秘密警察首領希姆萊，他不僅改革了國內的警務工作，並且對於國外最重大的間諜工作，也有所更張。

他是希特勒最親信的人。也許他的殘暴行為摧毀了納粹黨的敵人，滅亡了貧窮而弱小的國家，使其處於納粹的鐵蹄之下，這樣使他成爲希特勒親信的助手。

「娜區曼，」希姆萊對這個婦人說，「你已受信託，而要去從事元首最精密最重要的國外使命了。現在派你到挪威去，你將居留挪威數年，以完成工作，但是至元首命令德軍

攻擊挪威時，你必須準備。如果你沒有準備。我們就失敗了。我們決不能失敗的！」

娜區曼愉快地微笑着回答說：『希姆萊先生，我明白的。我們會準備好的。』

關於這次娜區曼和希姆萊會見的詳情，在柏林透露出來，傳到華盛頓，似乎還沒有人知道，但在華盛頓認爲這件事情是確實的。

一個月之後，大家知道娜區曼卜居於奧斯羅的卡爾佐漢·部爾發特地方 (Carl Johan Boulevard) 一所華貴的公寓裏，三個月後，她和挪威陸軍上校羅薩克 (Olaf Rothak) 結婚。婚後兩個月，羅薩克上校在華貴的公寓中，與其妻進餐後，即奇異地死去。

他的逝世，使羅薩克夫人成爲美貌多情的寡婦。她似乎願意在挪威的社會中處於這種地位，並且鼓勵愛慕她的人羣集於其公寓中。她似乎十分富有，款待來賓毫無吝嗇。

她的公寓成爲奧斯羅軍人聚會處之一。她時常轉換追求她的人，但對她前一個情人，總是藕斷絲連。

但是當她不款待來賓之時，她就在公寓的密室中了。她的室中有一扇秘密的門，男男

女女在夜間神祕的時間及正當天明之時，來往不絕。

這許多女子，美麗動人的德國女子，假裝着旅行者和學生被派至挪威。這許多女子聽娜區曼的指揮，令她們儘速和挪威海陸軍官結婚。

但人家從未看出娜區曼是爲德國而活動。陸軍軍官死亡離奇，兩個人有被毒害之嫌，警察從事偵查。有一個德國女子，和陸軍軍官結婚，覺得他不能遵照納粹的辦法，就把他殺死。

她被捕後判決終身懲役，但是她不肯把實情吐露一語。自娜區曼在挪威社會上聞名的一年之中，挪威海陸軍軍官有三百人以上已和美貌的德國女郎結婚了。

納粹德國第一步已經控制了挪威的海陸軍！

至一九三六年，適逢德國發生歷史的重大事件，使娜區曼及其間諜黨徒的工作容易得多了。一位老頭兒（指張伯倫——譯者註）帶了洋傘乘飛機飛往德國，與希特勒會商，請求他不要使歐洲陷於戰禍。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

納粹黨人笑他這樣努力；他們欺騙這位帶傘的人，對他說，他們也祇要和平。欺騙他變成慕尼黑的大錯，這個錯誤使歐洲各中立小國爲之寒心。

祇有在這幾個中立小國首都的新聞記者，纔知道慕尼黑會議對於協約國發生若何的損害。這幾個中立國，希望英法之保護者，得到出賣捷克的消息，爲之驚愕。

中立小國唯一的辦法，祇有重定外交政策，不必有英法的援助，他們被迫採取和德國貌合神離的外交政策。

慕尼黑會議最受惡劣影響者爲挪威。捷克與英法有了條約的束縛，英法尙不能加以援助，則挪威對此兩大民主國，豈能過存奢望。

因此挪威的政治家乃傾向德國，以期獲得諒解。挪威的軍人對於英國十分厭憎，因爲英國卑怯地出賣歐洲小國給納粹德國，使其厭憎益深。

娜區曼感覺得此種民情上的轉變，她見到納粹間諜施其全力在挪威活動的時機到了。於是，挪威突然成爲大批德國旅行者的中心。他們並不到奧斯羅，德國的船載他們到

脫倫與 (Trondheim)、卑爾根 (Bergen)、甚至遠在北方的那維克登陸。

這般旅行者密佈內地，有許多人從不離開挪威，像國社黨的組織，假造護照是很簡便的事情。有許多旅行者是德國的陸軍軍官，他們漸漸的混入挪威小小的軍隊，而成爲重要的人物。

在奧斯羅，挪區曼及其德國間諜更公開活動。他們率直的告訴挪威人說，他們難期得到英法的援助了。他們對挪威政治家說，納粹德國是他們唯一的朋友。德國不會出賣挪威的。

許多挪威人原期協約國的援助者，乃被迫而相信德國的間諜。但是挪區曼在海陸軍界中猶如王后一般，並不放棄她的敲詐、謀害、及與挪威軍官結婚等工作，以便控制海陸軍界中的要人。

敲詐的事成爲挪區曼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這是納粹的一種手段，在美國頗爲著名。她到處以美貌的德國少女去活動。旅館中的香檳酒會，誘人入門，或爲其拍照，海陸軍官就

爲這個奇異的間諜與死亡所控制了。

要詳細敘述德國駐挪間諜領袖挪區曼的種種活動，可以寫成一部書。我們要略去這事件的詳情，再回到本年四月九日黎明前悲慘的時間。

在本文中，現在必須講到著名的陸軍少校奎士林（Vidkun Quisling）。報紙把他宣傳起來，他的名字以叛國著名。這個叛逆的名字似乎將流傳於各國，但是實際上，在挪威奎士林少校是一個並不重要的挪威納粹黨人，他爲德國人所利用，以掩蔽挪威國內的真正賣國行爲。

德國並不爲了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而要掩蔽他們的間諜。但是因爲他們所做的工作，也可行之於他國，而德國不欲把實際情形洩露出去，他們使奎士林少校當權，使他成爲代人受過者。

所以我們在本文中且不談奎士林少校，祇把他作爲受德國人利用的愚笨走狗罷了。

x

x

x

四月八日晚八時，挪區曼坐在公寓中的寫字檯旁。短波無線電收到奇異的消息。這種消息的聲音，猶如音樂的演奏。但是這種雙關語與戲言，實際是從挪威各地發來的電碼。

兩個挪威的陸軍軍官，坐在挪區曼的黑色櫥子前面。這兩個軍官面色灰白而沮喪，兩個納粹特務人員手裏拿着實彈的鎗，立在他們的後面。

在公寓外面，整個的斯干的挪維亞半島，神秘而迅速的籠罩着戰雲。至四月六日，英國在那威海岸敷設水雷，這又是協約國幫助德國的另一行動。

但遠在英國於挪威海岸敷設水雷之前，德國兵艦早已從德國溜了出來，在那天之前，英國潛艇擊沉德艦一艘，德軍三百人溺斃。

在四月八日之夜，德國軍艦排列在那威的海岸線，隱匿於小峽江中。遠至離德國千里的那維克，有兩艘兵艦隱匿於峽江中已達三月，在等候攻擊的命令。

挪區曼對於那維克並不過慮。因為在該處的挪軍指揮是有權的，這個軍官和德國的女子結婚，他已完全信服納粹的行動，他準備令部下不准抵抗。

在卑爾根的重要人物，也是德國的軍官，他們混入挪威軍隊或人民之中，使挪威軍民爲金錢美人而出賣。在斯達完格（Stanger）其情形亦正相同。

、挪區曼把她的重要工作幹得很好，但是整個納粹軍事行動的危險之點是奧斯羅峽江，該處有荷托（Hotsin）和奧斯卡堡大砲台。如果這幾個砲台轟擊不停，可將德國海軍摒於奧斯羅峽江之外。

坐在挪區曼對面的兩個人業已失去了自由，祇要他們肯答應一句話，砲台就不會轟擊了。

世界上對於這兩個軍官要加於嚴酷的裁判，他們要被加上賣國賊的污名，至戰事停止挪威重獲自由之日，他們是要鎗斃的。但是這兩個軍官在那天晚上坐在那裏已失却自由。

他們成了挪區曼以及納粹間諜的俘虜已有五天了。其中如有一人不照挪區曼的命令去做，也就有遭侮辱和殺身之虞。

這一樁對挪威軍官施行怯懦地敲詐的事實，在數星期或數月之後會知其詳情的，現在

祇有華盛頓知其大略。

另一軍官也爲娜區曼的追求者，在五年之中，爲她公寓中的熟客之一。他並不受到敲詐，因爲醇酒婦人已完成了這樁工作。

四月八日夜半的時候，神秘的黑影掠過奧斯羅的街上。在奧斯羅邊境的福尼部航空站（Fornbo Airport），其他神秘的影子也在活動，這種憧憧的人影，都停留在航空站相近。

在那維克、卑爾根、斯達完格和脫倫典其情形也正相同，然而在奧斯羅的大旅館中，於事變將發生之時，新聞通訊員立在酒排間中，喝酒閒蕩。

在宏偉的宮殿中，國王安睡着，想不到在數小時後，他的國家會完全落入殘暴的外國之手，陸軍大臣和其他重要官員也都在夢中。

也許納粹陰謀之最驚人與神秘莫測者爲迅速，以及其計劃的絕對秘密。這個計劃能够精確詳盡地去實現，不必有公開負責的官吏，或熟諳這個計劃的警察，這個計劃是最神秘

的事實。

到了四點鐘，在天明之前，這個和平小國甚爲安靜。挪威這個國家，百餘年來承平無事，當時行將發生什麼事變，迄無朕兆。

是早晨五時了，初冬的清晨，寒氣襲人，濃霧迷漫於黑暗中，國王與大臣，都安靜地睡着。

x

x

x

向北行五百哩，卽爲那維克的北極港口，曙光並不越過東面的山脈。北極區乃是不夜天，但是那維克的居民熟睡着，崗台的兵士正從夢寐中驚醒過來。

在港口與通海的狹隘峽江中，濃霧重重。值班的哨兵，看見三艘黑身的船漸漸駛過峽江，他漫不經意地看看，相信這是運鐵礦砂的船。

來船慢慢的駛近了，在濃霧中黑沉沉的人匍匐着。哨兵注意到船上飄揚着美國旗，這在他看來，似乎覺得奇怪，自從戰事發生以來，在那維克港口從未見過這種船隻。

他打呵欠，這是他調班的時候了。另一哨兵來接班了。三隻船還在狹隘的峽江行駛，差不多費了半小時才駛入港口。

及至這三隻船入港以後，數百那維克的人在早晨起來。他們看了這三隻船大爲驚愕。在三艘掛着美國旗的運鐵船後面，有強大的德國戰鬥艦一小隊。

隨卽所發生的事情使這個鐵礦港口的人爲之昏愕。這許多德國艦隊駛入船塢。士兵從船上湧下來。從港口其他的德國船上，還有穿着墨綠色制服的其他德軍，從甲板上奔下，加入戰艦上的軍隊。

德軍於半小時中佔領那維克，挪威兵士竟不發一鎗。小砲台上的大砲也不發一彈。也沒有一挺來福鎗射擊登陸德軍。

在那維克的挪軍司令曾下令不准兵士射擊德軍。有的軍隊逃至山上，有的爲德軍所俘虜。

挪區曼佔領那維克的工作業已完成了。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

沿挪威西面的全部海岸線，德軍都同樣的完成了軍事行動。在脫倫典地方，德國戰鬥艦，隱蔽於運貨船之後，從狹隘的港口徐徐駛入大狹江。礮台上不發一彈，保護要塞的挪威大砲，竟沈寂無聲。

這幾個礮台的指揮官，或爲金錢，或因畏懼挪區曼之故，而出賣其祖國。

卑爾根、斯達完格及克利斯坦汕特（Kristiansand）等地也以同樣的情形，爲德軍所佔領，在四月九日之晨，不及半小時，德軍業已佔領挪威西部海岸線的各重要據點。這樁工作業已完成了。

在通奧斯羅的綿長而危險的峽江，其軍事行動也極爲準確，祇有在這個地方，其侵略於早晨一時半開始，不如他處之於早晨五時開始。

在早晨一時半以前的幾分鐘，有一個命令發給荷托海軍根據地的司令官，這個命令據說是外交大臣科脫（Kodt）簽字的，命令三艘挪威軍艦，對於即將駛入峽江的德國戰鬥艦，不要開火，各軍艦司令命水兵離艦登陸。

但是在這個地方德國的計劃略受挫折，這一挫折犧牲了德國海軍的精銳。挪威敷雷艦奧拉夫·屈里格伐孫號（Olaf Trygvason）突然前夜駛入荷托海根據地，準備修理。挪區曼在其奧斯羅的公寓中，並不知道這艘小敷雷艦駛入該處。所以當命令發給其他軍艦時，這一艘敷雷艦的司令並未接到。

屈里格伐孫敷雷艦停泊於奧斯羅峽江的狹隘港口。德國戰鬥艦的影子出現於黝暗的天際，在戰鬥艦之後，運輸艦滿載着士兵。

一小隊德國戰鬥艦隊，由頭等巡洋艦愛姆頓號（Emden）率領，慢慢地愛姆頓號駛近峽江口。這艘小敷雷艦的艦長爲之驚愕，他沸騰着北歐古時豪俠的熱血，他並不猶豫，號令他的下級長官，命士兵去守衛敷雷艦的大炮。

十二生的口徑的大炮怒吼了。大炮在未及一千碼的距離開火，第一次的排炮，四顆十二生的炮彈，擊穿愛姆登號的鋼板，洞穿軍火庫。

於是發出猛烈的爆炸聲，炮火和煙焰直衝雲霄，立即黑夜如同白晝。愛姆登號的船首

向下沈於海底，船中載有五百三十人。

屈里格伐孫號敷雷艦又對着愛姆頓號後面的巡洋艦放了一排炮。這是一萬噸的卡爾斯盧揆號（Karlsruhe）巡洋艦。敷雷艦上放射出的炮彈，擊中這艘大巡洋艦的船舷，發出猛烈的爆炸聲，這艘巡洋艦和七百四十三名水兵沉下去了。

愛姆登號與卡爾斯盧揆號沉下去了，但是屈里格伐孫號並不停止轟擊。艦上的炮又怒吼起來。第三艘德國巡洋艦勃魯秋號（Blücher）被第三次排炮所擊中，艦上的大炮被擊損毀。

這艘大戰鬥艦的大砲，在海上可以摧毀如屈里格伐孫號十艘的軍艦，但牠開去了，撞着岩石的海岸，慢慢地沉了下去。

在這一場海戰中，這艘小小的掃雷艦擊沉了德國海軍的精粹艦隊，正在這個時候，有無線電發給這艘勇敢的小軍艦的司令。這個電令據說是由從挪王哈康直接發來的，令該艦司令停止轟擊德艦。

一艘小小的敷雷艦正與整個的德國艦隊相攻擊，挪區曼坐在奧斯羅的公寓中，捏造命令，拍發給敷雷艦的司令。

當屈里格伐孫號的司令得到命令之後，就停止轟擊。他深爲驚愕，不知所措，但是皇帝的命令必須服從。

他停止了轟擊，於是這艘敷雷艦所攻擊，停滯於峽江中而不能活動的德艦分駛過這艘小軍艦。但是屈里格伐孫號的勇敢，已使其他炮台爲之奮起。在奧斯羅峽江口聞風響應者，有奧卡斯堡（Oakarshord）與賽爾斯坦（Seierstein）兩炮台。

現在率領德國戰鬥艦隊與運輸艦隊者，爲二萬六千噸的戰鬥艦格奈塞腦號（Gneissman）德國人對於這兩個炮台並不翼圖僥倖通過，所以一隊一隊的轟炸機飛過炮台投擲炸彈。

德國空軍之敢大胆投彈者，因爲這幾個炮台沒有高射炮的緣故。但是炸彈並不使大炮停止轟擊。砲台開火了，炮彈洞穿德艦格奈塞腦號的鐵甲。

當該船的軍火庫爆炸時，發出巨大的爆炸聲，這艘大戰艦連水兵一千五百人沉入了海底。

其他德國的軍艦即返身逃遁，運輸艦也逃跑了。沒有一艘德國戰鬥艦放過一炮，牠們撤退至火線以外。

再說到奧斯羅，娜區曼正在迅速工作着。在她的辦公室中，兩個挪威的軍官發命令給兩個炮台，他們捏造是由皇帝發下的命令，令這兩個炮台停止發炮。

這兩個炮台服從了命令，於是業已逃遁的德國海軍得意洋洋地便轉身駛過這兩個小炮台。

德國軍艦確定無人再射擊他們時，於是使挪威兵士登戰鬥艦，然後用無線電向挪威各地廣播說：「不要轟擊我們，因為在我們的軍艦上，有貴國的兵士要喪生的。」

德國的戰鬥艦和運輸艦駛過敷設水雷的海面。他們對於水雷並不在意。在清晨前半時，有兩個人走進電氣機關，他們把操縱奧斯羅峽江上的水雷機鈕拉起了，使其不致爆

炸。

在那天上午九時，德國軍直腿正步的步伐，開入奧斯羅美麗的卡爾佐漢。部爾發在特地方。

挪威已被征服了。

但是挪威海軍軍官的出賣國家，不僅在那一次的侵略中出賣而已。及德軍開入挪威，德國致最後通牒與外交大臣科脫，挪王哈康下令全國總動員，數千挪威後備隊到駐防地報到。

挪威軍隊之已至這幾個駐防地者，遇到德軍，即遭逮捕。陸地上的炮台得到司令的命令，並不作戰，就放棄了。

勇敢的挪威壯士，準備爲國而戰，領到了步鎗，可是沒有彈藥，機關鎗有許多部份都損壞了。糧食的供應斷絕，裝甲車已送給德軍。

挪威領土已爲海陸軍官所出賣了！

挪威淪亡與女間諜

挪威國王從首都出走，德國轟炸機追踵於後。王太子夫婦及其二幼子均隨行。

德國轟炸機飛下投擲一千磅的炸彈，企圖炸死挪王、太子及其二幼子。

凡王室所經的城鎮，均遭轟炸，祇留下灰燼。婦女、孩子、以及荏弱的男子，都死於德國的憤怒之下。

又有許多德國飛機追蹤挪王及其家屬，許多城鎮都成爲灰燼，許多肢離臂斷的嬰孩屍體僵臥在雪中。

挪王逃至國中北部中心的森林區，他和家屬在有幾個深林中，尋到了藏身之所。

於是他頒發布告，呼籲挪威人民抵抗橫暴的侵犯者，國人要想作戰，可是各軍港、各軍需根據地、各軍火廠都已爲挪威的好細出賣給德國了。

挪區曼把她的工作完成了，在侵挪二十四小時以後，她又走進了柏林秘密警察局的內室。

她又在希姆萊的面前了。

她又被派去完成其他的任務，另一個國家又要受到出賣國家的閃電戰了，目前歐洲正在懷疑，不知是那一個國家。

(吳鐵聲節譯自美國“World War”)

## 我與德國女間諜

Carleton Cranston 作

一切的事情發生在星期六的那一夜，這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的一夜。我想我是決不會忘掉這一夜的。雖然近日來，美國駐歐訪員的生活，充滿着驚人的不平凡的事件，可是在不加勒斯多（Bucharest）的雅典皇宮大旅館中的一個星期六之夜，將永遠不會使我遺忘。

事情的開始很平淡，在那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回到了那巨大的高等旅館中，那時我把我的總部設立在那裏。在過去的兩年中，我會遊歷過歐洲各地，到過了我所感有興趣的地方。但是我住在不加勒斯多的雅典皇宮大旅館中，却是爲了它有一種空氣迷住了我。這種空氣包含着國際、政治、偵察、賭博、女人、經濟，以及它無窮的浮動與緊張，除此旅館外，這種空氣在歐洲的任何處所都找不到的。

照我的職業而論，必須認職國王與庖廚，首相與賣淫婦，將領與書記。那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羅馬尼亞首相的秘密辦公處，從一個嬌麗、墨髮、大眼睛的速記者處得到了些特別重要的消息。無論如何，我相信是特別重要的消息。誰都不信如此，像羅馬尼亞這樣一個國家，那裏的軍官們都穿了緊身搭，婦女們都講着法國話，穿着法國服裝，而且也像法國人，那裏從國王的情婦以至於低級的警察們，每個人都可以用錢收買——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中，每件事都可以預料到。在每條街道的角隅，常可以聽到許多的謠傳。

但是我在那天下午所聽到的消息，似乎是真確而重要的。我聽到首相要在後天星期一發表一條新法律，這便要引起戰爭。那條法律是如此：羅馬尼亞從現在起，拒絕出售油及汽油給敵國。如果是真確的話，倒是一件驚人的消息。因為羅馬尼亞在巴爾幹半島上是一個軍備最大、最好、而且最富有的國家。她對德國的關係至為重要，而對聯軍也是如此。羅馬尼亞在全歐洲貯有最大的油井，沒有羅馬尼亞的油及汽油，德國和聯軍方面的戰艦、飛機及坦克車，都不能開動了。德國將羅馬尼亞牽入戰渦的計劃也有多時。納粹常常威脅

着羅馬尼亞，而且那裏有一個很強固的，雖然是解散了的納粹黨鐵衛團。在另一方面，國王卜洛爾和該國的貴族，都擁護聯軍。但是這許多並不是僅有的威脅。當第一次大戰後，羅馬尼亞得到了俄國及匈牙利的一部分土地，然而俄匈兩國決不甘休，她們等待着機會去收復它們。

於是自從第二次大戰爆發後，羅馬尼亞就捲入了戰渦。所以你們現在可以明瞭，市鎮中住滿了從澳洲、捷克、及波蘭的高等難民，這樣就謠言繁興了。

謠言的集中點及活動處就是這雅典皇宮大旅館，城中最高等的旅館，位於城市中央，與王宮的新邊屋對峙着。在大理石架的長椅上，在酒排間及菜館裏，許多從各國來的訪員們，喝着酒，他們的同伴有德國的貿易代表，英國的軍官，蘇維埃的委員，義大利的政治家，波蘭逃亡的貴族，以及所有國家的一羣人民，他們在不加勒斯多的工作，比大多數的人都要來得神秘。

而且那裏有女人，沒有人知道她們的籍隸。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出衆的美麗，是高貴

的太太，莊嚴的美顏女子。

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訴了你們，目的要使你們洞悉這種國際間的陰謀空氣，這種陰謀慢慢的傳之於各人的神經。那天下午，我得到了後天即將通過一條驚人新法律的消息——一條法律將使羅馬尼亞一定要參戰了。所以當我回到旅館裏去的時候，我是十分的驚奇。我走進了酒排間，走向幾個美國訪員圍坐的一隻桌子上去。在這興奮的幾天中，我知道他們很詳細，於是我告訴了他們這個動人的消息。

一個女訪員，她是一個思想敏捷者，過了一二分鐘說，「你錯了。這條新法律，如果是確實的通過了，那並不是照你所想，不是真接對付德國，而是對付聯軍。因為德國可以向中立國匈牙利購買她所需要的油及汽油。而聯軍却可以向那一個中立國購買呢？不，這條法律暗示着羅馬尼亞已屈服於德國的威脅之下了。這是一個窒息聯軍的計劃。」

「你祇知道了這條法律的一半，可是，」我回答說，「因為這條新法律的後半段，述及任何中立國向她購買油及汽油，其量不得超過上年的輸出量。不過這條法律並不是幫助

德國，這是羅馬尼亞保持中立，避免戰爭的最後一個無謂的企圖。」

另一個訪員搖搖頭。「真是滑稽的人們，這些羅馬尼亞的人民。」他評論着，「他們沒有想到，如果這條法律真正的實施以後，那末再沒有其他的力量可以更快的使她捲入戰渦了。因為羅馬尼亞的油及汽油，在德國人心目中認爲一宗可取爲已用的軍用要品。一旦德國失掉了它，她就不能繼續戰爭。」

他喝完一杯後，於是另倒了一杯。他搖着頭。「惡劣，真惡劣。好罷，我們可以推想在一星期中這裏的德人或者——」

「他們早已在這裏，」第三個美國訪員謹慎地說，四週打量了一番。我跟着他們的視線也打量了一下。酒排間裏擠滿了人，像每個晚上一樣，有各種不同方言的談話。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在這酒排間裏一半以上是德國人。因爲前兩個星期，從德國來了幾十個所謂「貿易代表們」。

那個女訪員太息着。「好了，如果我們祇知道是否這條法律真正的在星期一通過，那

末，我們將電告本國這一個消息，我們可以預言在下星期德國就會侵占羅馬尼亞了。天，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確證嗎？」

剛才說話的男子微笑着。「我要去修面了。」他說着站了起來，離開桌子。我們都知道他的含意。旅館裏的理髮師領袖奧潑理孫姚尼加，同時又是國王卡洛爾的私人理髮師，有時候，如果你喬裝得很好，你可以從他處得到很有價值的消息。

那女人默思了片刻，於是她也站起來。「我將跟華雷跳一兩次舞。」她離開了桌子，走近一個頗長白髮顯然不是個清醒的人，他正同酒排間主人細語着。那位長大的華爾志·寶克霍爾是英國人，沒有人知道他在不加勒斯多幹些什麼，但是我們可以猜度的……」

我同其餘的訪員仍留在桌上。「我有一個朋友在這旅館的樓上，」他說，「他是那層樓的一個侍者，這一層被義大利大使佔據了。我想，我將送他些禮品。他常知道許多事情……」

我們四個美國訪員約好了在十二點鐘與一點鐘之間，仍在酒排的長椅上會見。在此時

間中，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去找尋我所得到的這個消息的證據，這個消息我會用了二千羅馬尼亞幣（約合六元美金，依照非官場的通常匯兌價值；但是在羅馬尼亞，已可以用宅來購買一打質地最好的襯衫了。）現在我祇是一個人坐在桌上。在十二時或一時之前，我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觀察四週，忽然我看見一個新面孔，那是一個女人。昨天夜裏在旅館中我會第一次看見她。有人告訴我她的名字是史丹男爵夫人，而且她在德國宣傳部擔任重要職務。酒排間裏有許多美麗的女子，但是她却是最美的一個了。她是一個身材頗長，長着天然的金髮美顏，大而碧清的眼睛，絕無瑕疵的女人，你祇可以在諾歌下國內找到她。她是一個標準的太太，她的外表有一種特別的可愛處，她的言語迷住了我。

她正坐在一張桌子旁邊，那裏還有德國的貿易代表們，一個義大利的領事，幾個西班牙的財政官，他們正在傾談。我認識那個義大利領事，我就毫不猶豫地走到他的面前，講了幾句話，便像我所希望的，他叫我坐在他們一起。他把我介紹給每一個人，那個女人也

內。但是我會注意當我接近他們的時候，他們立刻停止了談話。

於是一切都開始了。

現在，我希望你們不要誤解我。即使在此歐洲政治或偵探方面非常困難和殘酷的工作中，我從未忽略過美貌的女子。那位女人大笑着，她的年齡不會大於二十六歲，她的可愛的容貌，她的大而血紅的嘴巴，奇特的對照着她的大的，溫柔的，碧清的雙眼。請你不要以小人之心猜度我。在過去十年中，我度着這種生活——流浪的美國訪員生活——我曾經遇到幾百個很美麗的女人。但是我除了對於這種女人感覺到一種專門的好奇心而外，從未有過別種妄念。當然，我有幾件事務確是靠了一二次的迷戀女子而成就的，但是當我跟這位過女人跳舞，抱緊了她，覺到她在我懷抱裏，聞到她的身體及香油的香氣的時候，我覺得突然厭倦這種殘酷可怕的政治工作；這種遊戲玩弄着幾百萬個惡運的忠實者，苦工的人們的命運。忽然我覺到我一定要活在溫間小屋裏，如康涅狄格(Connecticut)一類的地方，一間房子與三棵梨樹，以及一個妻子，一個金髮美麗的頰長女人，有一張血紅的嘴

巴，以及一雙大的藍眼睛……

我的心上來了一個念頭。很古怪的，我竟很響亮的說「伊狄思，」我說，「你能否設想你祇是一個爲了健康而到不加勒斯多，或者跟她的丈夫來的，或者祇因爲歡喜喝 Sivo-vis 酒的女子，沒有其他任務吧。我呢，是一個男人，祇是一個沒有其他任務的男人，祇爲了他的健康而來這裏，或許跟着他的妻子來的，或者他喜歡喝 Sivo-vitz 酒……？你能如此的設想嗎？我們在這瘋狂的旅館相遇中，而且我們又正在跳舞；我們彼此呈現在對方的目中，你在我的懷抱裏，再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了。你可以設想這一切嗎？」

x

x

x

我們跳了一曲可愛的探戈舞。西庚樂隊正奏着音樂，我的血液在血管中熱騰着。那個女人對我看看，忽然像在沉思而很溫柔。她靜默了片刻，我覺得她更靠近了我的雙臂。「好罷，」她說，過了很長的一刻，「我們假裝……」

我們默然的跳了片刻。於是我對她說，「你來不加勒斯多爲了什麼，伊狄思？」

她對我微微的一笑，回答說我喜歡喝 Siivovitz 酒。

當一場舞完畢後，我們走進酒排間，喝了些 Siivovitz 酒，我們溜出了旅館裏的酒排間。『我們出去散步一下吧，』我提議說。

她立刻贊同了，但是她又躊躇起來。她穿着晚禮服。『這是四月的天氣，別忘掉，』她說，『最好我去換了衣服，再帶一件外衣。同我一起去換衣服，』她說時帶着微笑。『否則我在長椅上離開了你，也許有人會帶來重要的消息——當然關於你妻子私奔的事，』她仍微笑着說，『於是當我回來的時候，你也許已經離開了。』

在這時候，我知道自己已愛上了她。祇是這樣的一會事。她講了些話帶着微笑，於是我就投入了情網。我已四十五歲了，我認識了許多女人，但是我從沒有同人談過戀愛，現在已發生了戀愛。我愛上了一個不知底蘊的女人。她的名字是真的嗎？她是德國人嗎？她是德國宣傳部的一個委員嗎？或者她僅是一個間諜嗎？我不知道一切。

我們乘着電梯到了八樓。她有一間臥室及一間起坐室，當她走進臥室去更換衣服的時候

候，我留在另一室裏，兩室中間的門虛掩而猶露一線空隙，所以我們仍能談着話，但是我不能够看見她。

我們談得很愉快。我取了一支紙烟，但是我自己沒有火柴。我走向寫字檯前，忽然我看見一封信封得很緊，上面寫着德文：Hochst Vertraulich Geheim 這些德文的意思是「特別的密件。秘密。」

忽然我想起了我是一個新聞記者，這個信封裏可能藏些什麼？她在昨天剛到此地。那個小速記者員告訴我，羅馬尼亞的首相已於前天發令起草這條驚人的新法律。如果我在今天知道的話（這是很可能的），那麼德國有那樣驚人的間諜組織，她們在二天前早已知道了。祇在首相下令的數分鐘後。於是那天的後一日——昨天——史丹男爵夫人已到了不加勒斯多。到底是什麼意思？她是否由希特勒派來此間，對於這條法律負有使命嗎？

這封信怎樣到達這裏，在這張桌上？她一定早已啓封了？或者早已藏了起來，也不會把它露在桌上。於是祇有一個解釋，就是這封信在今晚伊狄思到樓上酒排間裏去的時候，

剛到達這裏。

但是誰把信放在桌上呢？因爲在這旅館裏有不少的政治家與外交家，他們藏着許多重要的文件，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特別的鑰匙，祇有屋主有一個鑰匙可以開啓它。沒有人可以把信放進房裏的桌子上，除掉了臥室的主人……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我走到伊狄思桌旁之前。我會看見在她桌上的一個德人給她一個鑰匙，一定是用了這個鑰匙到過她房間裏。

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這封信在這裏，沒有啓封，放在桌上，這封信裏大概是給她的訓令。

我不能把那時的感覺告訴你們，我想到了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但是不祇是如此——我愛這個女子，我希望知道一些關於她的事。信裏的一切可以告訴我嗎？我伸出手來，拿了信，而且放進了我的衣袋。

所有這些思想沒有超過半分鐘的時間，我回到我的坐位上，燃着了紙烟，我忽然想起

說，最好我也回去取一件外衣。我很快就來，她同意了，於是我就離開了。

當我到了自己的房間裏，就把信取出。如果用水氣啓開，然後把它重行封好，再歸還她，也是無用。信封得很牢固，所以我撕破了它。

我會告訴你們我是一個多年的新聞記者。我駐訪過許多的國家。我會親眼見過不少的鬥爭、革命、鎗斃犯人、拷問罰人、屠殺兒童、竊取文件——我會看見由這許多的原因而造成戰爭與革命。但是我想我從沒有拆開這封信時的驚駭。

x

x

x

信中的文字很簡單，爲什麼我不把它告訴你們是沒有理由的。我從沒有獲得過這樣的大發現。信裏說，當然是德文，如下：史丹男爵夫人受命於不加勒斯多的德國外交官，去謁見羅馬尼亞的首相，於星期日的二點鐘，在他私邸中，爲了要避免引起注意起見，她穿着須樸素，從僕人的入口處進去，裝着要拜訪一個婢女的样子，首相會等待她的。她告訴他德元首已知道了星期一將宣佈的新法律。她還告訴他德國人都明白這條法律是聯軍的

要求，德國人進一步的明瞭羅馬尼亞會求救於聯軍，注意到德國採取的步驟。所以聯軍準備了十五萬軍隊爲由魏剛將軍率領，在黑海的土耳其港口斯果塔列。在星期二，這些軍隊準備穿過黑海開進羅馬尼亞。所以如果德國預備用閃電戰衝進佔羅馬尼亞，而宣佈禁止供給油及汽油的法律——聯軍將先佔據羅馬尼亞的油及汽油的產地。史丹男爵夫人告訴羅馬尼亞首相的計劃，德國人都已知道，雖然他們都堅守秘密。但是德人決不觀望，如果這條法律在星期一發表的話，德國的炸彈就會在那天轟炸不加勒斯多。二千架的德國飛機準備在星期一那天轟炸不加勒斯多城的油井及汽油井。另一方面，史丹男爵夫人應該說明，爲了她們雙方起見，德國不願意與羅馬尼亞宣戰。（作者註：我們已知道這些理由是什麼，德國計劃將立刻侵佔斯干的那維亞、荷蘭、及比利時。）所以史丹男爵夫人必須要求羅馬尼亞的首相給她一個確實的許可，這條法律決不公佈。如果在星期日夜裏十二點鐘還不答覆時，德國將實行她的預計了。

當我讀的時候，覺得前額上淌着冷汗。天啊！叫我怎麼辦呢？我不能夠把信歸還給那

女人。但是如果她沒有接到命令，明天下午她不會到首相家裏去。德政府將等不到首相準備撤消這條法律的回音，於是這條法律在星期一的早上將公佈了，就在那天的下午將有二千架轟炸機震動了羅馬尼亞全國，在這樣的一個和平國家中，將看到無數的傷亡者及炸毀後的建築。

我的天啊，叫我做什麼呢？爲了我的好奇心，竟把一個偉大而美麗的國家變做橫屍遍野。我能够做什麼呢？我能够做什麼呢？

無論如何，我必須回去，我把這不幸的信封及信都燒掉了，我監視着燒完了最後的一片紙。於是我把所有的灰收了起來，投入了廁所。我取了自己的外衣，走下二層樓到了伊狄思的房門口。我將做些什麼呢？我知道必須做些什麼，但是我想不出可以做的事。不要誤了時間，在那時倒還能想到。

我敲了幾下門，過了一二秒鐘她開了門，立刻我覺得她的眼光很銳利的注視着我，但是她微笑着，而等候我進去。

我避開她的視線。「我們走吧，」我說。

伊狄思遲疑了片刻，忽然她很嚴肅的說：「你在這裏伴我等候幾分鐘嗎？我等候着一封信。這封信或許就會來了，我們等候片刻，好嗎？」

我掃清了一下自己的喉嚨，「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答道，「我還是在樓下等你的好。」

「但是爲什麼呢？」

我仍避開了她的視線，關於她的名譽，我囁嚅了幾句。她大笑起來了，拉着我的手，拖我到沙發上。「對於我的名譽你不要煩惱，」她笑着，「我能够當心的。」

我取了她給我的手，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了，我覺得很溫暖。我必須做些事，無論何時，信遺失的事可能發現的。……

我覺得很奇怪，我注意到事情沒有使我十分恐懼的那樣危險。當伊狄思看我的時候，我覺得更惡劣了，她說：「當你講了所有的甜言密語的時候，原來你還有所企圖的，我將

會知道的……」

我知道，我不能反對這一切，但是我將怎樣做呢？

伊狄思坐在我的對面。她說：「你是如此的鎮靜。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躊躇的說：「伊狄思，信中你期望些什麼？」

她皺起了眉頭。我看見她如何的把自己鎮靜下來。她預備給我一個帶怒的回答。但是過了一會她帶了微笑說：「你是否真希望知道？這大概是我丈夫的離婚書，那我就自由了……」

她對我注視着，我看到她的面部有一種異樣的表情。她的眼睛充滿着悲慘與可怖，以及還有其他的一切，我不知道如何去描寫，我站起來，握着她的兩手，她也站了起來。「我愛你，」我說。我希望你知道我愛你，我不知道這次愛情怎樣會發生的，在以前我從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我希望你深信我。不問遇到什麼阻礙，請你切不可忘記我是愛你的。」

她的眼睛裏發出了微笑。「在以前，我也沒有遇到過這種事，」她低語着，「我從不

知道戀愛會發生得這樣的迅速。但是我也愛你。……」

我想抱住了她，抱得很緊，不讓她再走開。我要帶了她離開這個城市，這個國家，以及這個洲。我要帶她立刻乘了飛機到斯本（Lisbon），由里斯本再坐飛機到紐約。我們可以在康涅特克買一所小房屋以及三棵梨樹。我們一定會很快樂，難以形容的快樂。

但是我沒有把她抱入懷裏，我知道我決不能快樂，我知道我常會想到羅馬尼亞·梨樹上發出的風聲，好像是二千架轟炸機的引擎聲。康涅特克的天空，在我看來仍像是不加勒斯多的一面反射鏡，反映着火及血的紅色。我知道我決不能把它忘掉的，而且伊狄思也會知道這一切，她將會恨我，恨如剝骨。

我放掉了她的雙手，我轉身踱到了窗前，望着外面。室裏靜默了多時，在我後面沒有一些聲音，一點聲音也沒有。

最後，我不能再支持這種情形，我回轉身去望着她。

她站着，很寂靜。她沒有移動過地位。她的嘴唇沒有發出一些聲音。但是一顆顆的淚

珠在她的頰上淌下來。

我走到她的面前，我把雙臂抱住她。我從她火燒般的頰上吻着她眼淚。「親愛的，」我低聲的說，「請你饒恕我，請你饒恕我吧。我不了解我爲什麼要這樣做的確有一個理由：一個可怕的理由，我現在不能告訴你，但是我確是愛你的。請你相信我，無論遇到什麼事，請你相信我對你的愛……」

她坐了下去，她的雙眼已力竭。她的聲音很低，說：「我了解你的意思，親愛的。我知道你愛我，我覺得如此。但是我也知道，爲何你有這樣的行爲，你不能够同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子結婚。你是美國人，在你的眼光中，我是一個冒險者，一個間諜；在你一生中，你遇到了許多好看的女人，在這樣一類的旅館中，在你會找到我的一夥中，她們都是一樣的。她們出賣了她們的靈魂與肉體，特別是她們的肉體，賣給國際賭場中出價最高者。你也這樣的想像我，我知道。你不需要像我這樣的女人。你看，我都了解的。再吻我一次，親愛的，然後走開。無論如何，我在明天早晨將離開不加勒斯多城，你將永久不會再看見

我。」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我不能再停留在此。現在的每一秒鐘中必定有敲門聲，或者是電話機的響聲，總有事情會發生。她親自請我走了。

但是當我注視了她，我知道我不能離開她。無論發生什麼事，我不能離開她。我坐在她的身旁，用雙臂圍繞了她，於是說，「如此聰明的一個女人，怎樣會變成了一個滯笨的小女孩子？在我們短時期的相識中，你不能再明瞭我一些？你不知道我決不苛責你爲了生活而幹的一切，你是何等樣的人，你的國籍是什麼？你信的是那一種宗教，或者你以前所做的一切——？我愛你像你愛我一樣。我知道你並不是這些國際的漂泊者中的一個，即以你是這樣的一個，我也不會放在心上。」

我講着講着，最後，我說服了她。她用我的手帕拂拭了她的鼻子，她對我微笑了，同時她的雙頰上仍留着眼淚。「我深信你，」她說。她躊躇了一會，便開始口吃似的說：「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她的電話鈴響了。

我想我的臉色變得灰白了。在她立起來之前，她看着我，她的面部現出疑惑的表情。

「爲什麼？親愛的？」她問。

電話鈴第二次響了，但是我許她回去。「伊狄思，」我說，「你無論聽到些什麼，應該發誓相信我是愛你的……」

過了一秒鐘，她看了很惶恐。於是她躊躇的，「當心，親愛的。」她用很溫柔的語氣說；她的眼睛很可怕。我讓她走開了，於是她走到電話機旁。

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講的是德國話。我不能够仔細明瞭，他講些什麼，但是我從她的回答裏，可以猜到所有的事。講起幾個英國人和其他的人後，他好像問她，「身長的，纖弱的美國人，」到底要些什麼呢？伊狄思對我微笑着，回答說：「祇是開玩笑而已，我猜想。」那個男人似乎把我的一切告訴了她。他並不猜疑我的，是一個間諜，或者幹着政治工作，但是他預告她，我像所有的美國新聞記者那樣，「非常古怪，伶俐，從人們

中收集新聞。」伊狄思回答，同時對我微笑着，說她能够當心自己。

這是震撼人心的。每秒鐘，等候着那個人講着關於那封信的話。伊狄思仍然對我微笑着。我不能够再支持了。我立起來走到窗前，現在我不能够再聽見那人說些什麼。我祇聽見伊狄思的答語，「是」與「否」，好幾次；她的聲音似乎改變了。我的心漸漸的冷了，雙手顫抖着，我燃了一支香烟。她知道嗎？

忽然我聽到她提高了聲音，她似乎爲了每件事而爭執着。她同那人似乎在爭論。我會設想是一次最惡劣的刑訊。——當她打電話的數分鐘時候。我所愛的這個女人，發 我已揭發了她的秘密，她已發現了沒有？

最後，她掛斷了電話。現在我回轉去看我的命運。在我一生中，第一次明瞭自己是一個懦夫。我不能够回過去。最後，用了非人所及的力量，走了過去。

但是她並不對我看，她帶着迷惑的表示注視着電話機。

「怎樣的一會事，親愛的？」我問。我覺得我的聲音不對，我清順了我的喉嚨。

伊狄思對我淡然一笑。「哦，沒有什麼重要，」她說，「我剛同一個人談話，他堅持着說，會差另一個人送一封信給我。但是我却沒有收到。」

她還沒有知道，她仍沒有疑心我，現在的任何一分鐘，一秒鐘她是如此。我說：「這封信大概送在那裏？」

「這間屋裏，」她謹慎的答着，「我會把我的鑰匙給了一個人，他要去取了這封信放到這裏，他離開現在祇一小時。我不明白這件事。他在這裏嗎……」

我很當心的說着，「或許這個人預計送這封信，在半途上他去喝酒了，或者遇到了一個美貌的女子，剛像我一樣……」

她又微笑起來，心不在焉的樣子。「哦，不，」她回答。「一個德國人不會這樣的，這些德國人不像其他的人們。在所有的環境之下，他們先完成他們的責任。」她搖搖她的頭，於是她繼續稱：「我希望在他上來的路上沒有遇到什麼。」

我假裝着大笑，「你說信裏藏着你的離婚證書，會不會你先前的丈夫考慮之後，於是

撕了。無論如何，讓我們下去把它尋出來。」我取了我的外衣。

「哦，不，」她答道。「我等在這裏，我的朋友，剛才打電話給我的人正在調查這件事，他會喊我的。我要等候他，你要喝其他的東西嗎，親愛的。」

x

x

x

我需要其他的飲料。所以我取了它。於是我說，儘我可能的鎮靜：「伊狄思，我同幾個同事有一個約會，幾個美國訪員。的確是十分的重要，我必須去看他們。現在我將要去到酒排間裏。等一會你來約我嗎？我很高興把你介紹給我的朋友們。」

兩分鐘後，我離開了。我剛走時，當我關上她門的時候，我聽見電話鈴響。我並不停止了等候。我走到電梯上，乘到我的那一層。我將做些什麼呢？

我打開了我的行李，開啓了一只秘密的抽屜，取出我的軍用的連發手鎗。裏面留給我沒有多少了。我看了一番，是的，已裝滿了子彈。

我把手鎗放在桌上，坐下來寫一封信。

「我親愛的，伊狄思，」我寫，「我愛你，而你永不能忘掉我愛你。當我等你時，在我第一次到你房裏的時候，我看到這封信，我的新聞記者的本性，誘了我。我取到我的房裏，我拆開來看過了，而且我燒掉了它。所以我回到你的身旁，已延遲了時間。也就是爲何我不請求你同我結婚。我的親愛的，因了一個不思索的舉動，我毀掉了我的幸福，以及我的一生。我知道你現在將輕視我，知道了這一切我將不願意生活下去。」

「請你告訴你的朋友們，請他們再給你裏面的命令。裏面的一切，沒有人會從我處知道的，我一定保守秘密。」

「親愛的，我想你也愛着我，即使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我停止了，我想到了無知覺的殘酷的命運。我活了這許多年，學習了一切，長成後建立了事業。每件事都是如此的重要。而現在，爲了一樁事實，在一個不幸的時間中，我破壞了每件事：幸福、事業、以及——生命。

我取了鋼筆，在信的後面簽了我的名字。

在這時候，我覺得有人在我後面。我不明白他怎樣來的。這個客，沒有聲音，屏住了呼吸，但是所有我的知覺都突然的注意起來了。我的連發手鎗在我右邊，如果我能够——略爲一動，拿了手鎗，跳起來，回轉身，我定可以對準這個不速之客。

而且我要先開鎗。

我集中了我所有的力量，握住了我所有的神經，我會聚了精神。

但是在那時，我覺得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而且我聽到一個聲音。

在我握緊鎗轉過身來再開鎗之前，我認清了這聲音。

伊狄思。

我不再回轉身來，我仍坐着。我低下了頭，她知道了每一件事，她爲了報復而來。我相信她並不是單獨一個人，或許她同着一二個刺客，這些德國的善射者。我想，最好從我的後面射來。我不能面對她，她無論幹什麼。

於是她說：「親愛的，」她很溫柔的說着，「回轉身來。」

我回轉去，她單獨站着。她沒有手鎗。她站在那裏，雙臂下垂，她的眼睛帶着奇異的表情注視着我，充滿着悲慘的表情。我不能認識那是怎樣的感情。她繼續說：「我知道，在你離開我之前，你取了那封信。我知道你沒有考慮就做了這件事，並且你悔恨這件事比你一生中的任何事都要痛苦。在你離開我房間時，我就追隨了你。當電話鈴響的時候，我也沒有接電話，我不需要任何的證實。」

你够不上做一個間諜，或者一個外交官，一個說謊者，我可憐的親愛的。我知道，你沒有要求我同你結婚是對的。我很幸運，你進來後，你沒有鎖上門，在你進了這房間後，我就跟了進來。當你檢驗你的連發手鎗時，我就立在你後面。當你開始寫這封信的時候，我也立在你後面。我讓你寫這封信，因為——」她的眼睛以及她的嘴都微笑着——「我要得到一個小小的報復，而且我需要從你那裏得到一封情書，這樣你對於諾言的破壞，我可以懇求了，如果你現在不同我結婚。」

她低下頭來，注視着那封信。我又聞着她的身體，她的頭髮的香味。我的頭，我可憐

的頭旋轉着。我取了鋼筆在信的後面寫下我的名字，我說，「沒有我的簽字，那未免欠妥了。」

她從我的手裏取了鋼筆。「我不需要你的簽名，」她微笑着。「我要取你的眼睛，你現在看我那雙眼睛。如果你現在拒絕同我結婚，我將要把你的眼睛獻到全世界的任何一個法庭上，而且每個法官將要判定你破壞諾言。」

我把她抱入雙臂中。我的心第一次發出了光明。我在她的溫暖的、潮濕的、可怕的嘴唇上吻着。我忘掉了這個世界，這個醜陋醜陋的小世界。我吻了她……

這個結果很容易講出來。她取了這封信的副本；而且我們從沒有再談到它。在我的房間裏我們停留了很多時。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一個德國的舊貴族，他曾反對做一個納粹黨員。但是現在，當戰爭開始後——反對德國的戰爭，不單是納粹——我相信爲祖國服務是她的責任，她曾接受了偉大的榮譽。在一次宴會上，幾個純粹的領袖遇到了她，因了她的一切、她的可愛、智慧、及美麗迷惑了他們，於是替他們工作着；無論如何，直到戰爭結

果。當然，她的工作並不是一個閒雜，而在重要的外交活動方面。她會同意了；躊躇著，因為她輕視納粹，去幫助他們一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這一切就是她爲什麼在這裏。但是她在幾個月中曾爲納粹而工作——而且她做了幾件好的工作，因為她是一個沒有聞名的外交代表，所以能够做許多秘密任務，不使人嫌疑——她早已厭恨她工作的每一種狀態。

「你將要給你的雇主們注意了，」在她講完了她的故事後，我告訴她。「告訴他們你已找到了一件新的工作，你更歡喜這件工作：一件長久的工作。你的外交上的經驗對於你的新工作有很多的幫助，因爲你需要一副外交手腕與機警像我這樣的一個夥伴。但是，另一方面，你將要得到較以前德國人所給的更豐厚的薪金：我的愛，一個簡單滯鈍的美國人的愛。但是，這是一種純正的愛。這種愛並不是一個法西斯蒂的愛，而是一個自由人民的愛。而且你永久是我的幫手，並不祇是我的妻子。你將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那裏你可以講你所要講的話。」

她把她的手臂圍繞着我。

略爲遲了些時，一小時後，我們兩人一起下樓參加我的三個同伴的約會。他們早已聚集在酒排間的一張桌子上，正在等候我。

酒排間裏比五小時前更顯得擁擠與熱鬧。全世界的各種方言都可以聽到。在這國際性的酒排間裏，他們談話的材料都是些謠傳與空談。

我奇怪着自從我離開了我朋友到現在還祇有五小時之久，但是對我似乎是一生了。

我的朋友們都顯示出奇怪。當我走上去的時候，他們一齊預備對我講話，但是他們看見了伊狄思在我的後面，他們都靜默了。

我大笑了。「繼續下去，孩子們，你們要講的話講出來吧，」我說，「這個女孩子不再是納粹黨了。過幾天之後，她祇是一個美國新聞記者的妻子。」

在此一刻間，他們並不相信我的話，或者他們想我陷入了納粹的一個新圈套裏了。但是當我給他們最後的證明，他們的疑慮消失了。我們開始慶祝，當美國的訪員在國外慶祝的時候，常常當做一件極大的事情。

在早上五點半鐘時，酒排間裏所有的人們都變成了兄弟們以及姊妹們。義大利的外交官擁抱着一個英國的秘密工作人員；德國的貿易代表同法國的外交代表們唱着一支悲慘的歌曲。蘇聯的委員們伏在幾個美麗女子的肩上，狂喊着，這些女子是蘇聯最國際化的。我們美國新聞記者，同幾個羅馬尼亞官員跳着舞——每個人都特別的快活。

我含糊記得，一個十二國的國際代表，伴着伊狄思到她的房裏，而且我覺得在電梯裏睡着了，因為一個波蘭逃亡的貴族同一個德國外交官肩並肩的睡在我的牀上。

當我醒來的時候，頭痛得厲害，我看到已經是下午一點半鐘了。忽然，我記起了伊狄思在二點鐘要去見羅馬尼亞的首相。所有這件事的悲慘的主要點又回到了我的心中。如果伊狄思睡過了時候的話，那末要有可怕的結果了。我走上伊狄思那一層樓。我覺得有些惶恐。但是當我走到伊狄思的房間裏，她剛才起身。她看去美麗而清秀，她的眼睛發出了光輝，而且很清明。她穿得很樸素。她在我的前額上吻了一下，微笑了一陣，於是說：『我現在要離開了，做我最後的一件工作，你記得給我一個更好的工作嗎？』

「親愛的，」我說。我不能够再說其他的話，我所有的心事都消釋了。我的心是溫暖的；裏面充滿着很大的柔情……

走了，當我在等她回來的時候，我又清醒了。每分鐘，即使是不能表示的一忽兒，我祈禱她能够成功。

三點鐘後，我的三個美國朋友到我的房裏。他們看去都不十分和平。他們告訴我，用了驚奇的語氣，把他們昨夜忘掉告訴我的事情講出來；他們三人從各方面證明我的消息是正確的；首相預備在明天早晨，星期一，發表我告訴他們的新法律。當然是表示戰爭沒有疑問的。「我們得了很大的收穫，」一個人說，「如果我們打電話通知紐約方面，這是最好的一件事。讓我們在你房間裏打電話；我們承認沒有人會比我們先知道。」他拿起了聽筒。

就在那時候，伊狄思進來了。她的眼睛從沒有這樣光明過，我注視了她，她點點頭。我從我的同伴手裏取去了聽筒。「沒有關係了，」我說。

「你是什麼意思？」有一個人問。

我說。「這條法律不會發表了，同時也沒有戰爭了。無論如何，不會有了……」

我的三個同伴看着我，慢慢的，對於伊狄思明白了。他們都同她握手。「謝謝你，同志——」一個人代表了大家說。

於是這個故事完結了。這是一個確實的故事。你們或許會認識這三個新聞記者的，如果我寫了下來。他們對於這件事的真實敢擔保的。我是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這個故事是我經歷中的最重要的一個。但是我的新聞理事會的主編，不願意登出來。「這個故事沒有政治意義，」他對我說，「這祇是普通人類間的有趣故事……」

當我把這些話告訴伊狄思，現在她是我的妻子，她微笑了。她說：「我希望我們的一生不再有政治意義，祇是一樁人類間的有趣故事……」

(李淑芸譯)

# 希特勒處決間諜案

Hansjungen Koehler作

我們現已感覺到某種真正重大的事件已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對於這個啞謎，絕不遲滯或猶豫，而毅然採用道地的秘密警察的手段來處置牠。

那一個嫌疑犯似乎是懦弱呢？那一個一經恫嚇便據實供認呢？我們選擇了德芝小姐。她年華雙十，纖弱而美麗。她的父母住在外省，祇有她一個兒在柏林。

第二天清晨，德芝小姐便在航空部得到通知，她已被遣調到基爾去，也許要在那兒住一個星期。這一類的遣調是極普通的，這個少女並不感到驚異。她向朋友告別，到家裏理好一個手提箱，立即到了車站，趕上開往基爾的快車，半小時後便到了那裏。

我本來奉派參加審訊德芝女士。但是我卻設法躲開了。一個驚怖的少女在一間巨大的燈光黯淡的房間裏，面對着五六個窮兇極惡的漢子，角隅裏放着一具記聲機，吁一口氣也

要被記錄下來，這總該是目不忍觀的事情吧。

我們互相交換意見，安排就緒。不到三小時（這該是不大有事），她便屈服了，而我們得到她那驚人的全部供詞。

供詞的梗概如左：

她初次被邀請到那個外國王妃的寓邸時，她非常受人奉承，而覺得高興，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發生。她在那兒尋到一羣耽樂的伴侶，都是青年男女。他們一同跳着舞，喝着香檳酒，姿意尋樂。到了午夜，大概酒爲色之媒，倫理觀念逐漸鬆弛起來，正如柏林的高貴社會中所常發生的事情那樣，這個愉快的盛會，竟一變而爲淫佚的夜會。

第二天，德芝女士深悔她自己的參加這種邪淫的夜會，發誓此後永遠不再去了。但稀奇得很，在她離開寫字間的時候，竟碰到了昨天夜裏也在場的勃琪男爵夫人。男爵夫人顯然是時候，對她說要告訴她一些要緊的事情，便把她帶到男爵夫人的家裏去。德芝女士到了那裏，便不禁心驚肉跳起來。

原來在昨夜夜會的時候，早有一個熟練的攝影師私自偷攝了一套神情逼肖的照片。苦惱的德芝女士看到她自己也被攝在內，模樣怪肉麻的，不覺羞得闔上眼睛。

同時，男爵夫人低聲地說道：

『可愛的孩子！你若要我毀滅這些照片，你此後必須遵從我的命令。你若敢碰我一根毫髮，我便把照片寄給你的爹娘，而且把牠們發表在一種歡迎此項材料的雜誌上面。』

這樣，這個不幸的少女便完全受了勃琪男爵夫人的支配。

但是她所必須執行的命令是什麼呢？

德芝女士的答覆宛如一顆炸彈：

『勃琪男爵夫人吩咐我爲她留下所有關於新式飛機的文件的複本，她曉得我們有時一定要抄錄這些文件的。』

這供詞使整個航空部起了很大的騷動。

航空部的人們始終以爲這種新試驗保守着整個秘密。現在他們才曉得保守得不能再緊

希特勒處決間諜案

密的重要軍事秘密，已被人洩漏給外國了。

這件事情的原委是怎樣呢？

卡塞爾鐵道引擎工廠的主人亨格爾氏，會懷着一個野心，要想製造一種用蒸氣發動的飛機，所謂 Dampmotor Flugzeug 是也。倘若試驗成功，德國的空軍實力要比任何國家來得優越。我們都曉得飛機的油櫃在空戰時若被擊中，馬上便要爆炸，結果不免於機身損毀，機師性命難保。用蒸氣發動的飛機，便不會有這種危險。

初次的試驗是在約翰內斯塔爾飛機場舉行，戒備的周密無以復加。凡未經特許的人，絕對不准走近這個機場。

但這次試驗並沒有獲得希望中的結果，於是便把整個問題交給西門子工廠，就由勃琪男爵（西門子工廠的飛機製造部主任）負其全責。原來的理想稍有變更，決定取消蒸氣發動的計劃，改以未經提煉的石油裝在轟炸機裏，而不用易有燃燒危險而成本昂貴的石油。

試驗很是成功，轟炸機的最大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現在却晴天來了一個霹靂，消

息傳來，外國竟已探悉此項試驗以及新式飛機的底細。

任何人都曉得：一種秘密武器被敵人探悉原委以後，就等於廢鐵一樣，分文不值了。我們認爲必須把我們所發覺的一切稟報希特勒元首。結果我們得到了一個最滿意的覆示：

『採取必要的步驟……不要顧慮任何人……你們若疑心我的姊妹，你們儘可逮捕她。』

當天夜裏十一點鐘左右，我們曉得所邀請的最後一位客人已經光臨了。秘密警察包圍了各寓邸，而且逮捕了王妃寓邸的每個人。

勃琪男爵夫人也是被解到祕密警察總部的一份子，她對於她的被捕，曾發狂地提出抗議。她堅持着說，她丈夫既然完全沒有嫌疑，我們便不應該藐視她的個人自由。

我向她重申一下：

『男爵夫人，你的丈夫也已經被逮捕了……雖然他完全沒有嫌疑……』

希特勒處決間諜案

我把實情告訴她。我們根據元首的意見，認為寧可逮捕一千個人，却不要讓真正的罪犯逃出我們的掌握。

同日夜裏，不僅柏林，德國的全國各地都已實行逮捕嫌疑犯，被拘的人們至少有六百人，我們儘量擴大元首授給我們的特權；我們還逮捕了納滋娜夫人（納滋娜小姐的母親）雖然我們相信她是無辜的，我們祇詳密地檢視這齣神秘之劇的各角色，此外概非所願。

大批嫌疑犯逮捕之後，繼之以挨戶搜查。第二天早晨，我們已得到我們有審問必要的一切人物；但是要怎樣審問一下，把真正的罪犯發現出來，却是一件繁劇的工作。

此後便開始訊問，我永遠忘不了對於薩士諾夫斯基的半小時審問。

他態度和藹，修飾整潔，與平日沒有兩樣。雖然他已在監獄中拘禁了一天。他又帶着一副超脫而譏諷的神氣。秘密警察的審問官還沒有開口，而薩士諾夫斯基倒先沒精打采地道：

「請原諒我，諸位！……我可以對你們說些話嗎？也許那是私話，我希望你們不要介

意。你們要曉得，在波蘭和蘇聯戰爭的時候，我被蘇聯俘獲。他們把我拷問了兩天兩夜，要我說出我所不願洩漏的波蘭軍事秘密，兩天之後，他們不能奈何我，便把我判了死刑……」

他輕蔑地笑了笑。四面瞥視一下，又用舞台上的口吻繼續說道：

『但是我却想法逃出了。這次我要看看你們諸位的手段……』

我們都曉得他這一番話的用意所在。他是在暗示我們：暴力無所施其技，他是絕對不受恫嚇的，祇有確鑿的證據才行。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薩士諾夫斯基對於每一項訊問，祇是一笑置之。他的舉止活像一個無辜受累的人。後來，訊問了一大串的疑問，他祇是說：

『然而，諸位，你們對於我有任何證據嗎？你們這樣可笑的笑話，有任何根據嗎？』

至於其他嫌疑犯的審問就全然不同了。不幸的納滋娜小姐在最初抵賴一切，不久便捨棄了她的辯詞而供出一切了。她也是同樣地被賺入外國王妃的寓邸，同樣地墮入了圈套。

但她却能供出她所抄錄的是那些文件和公事夾。

勃琪男爵夫人的供詞是一件令人驚奇而栩栩如生的記錄。在她被逮捕的時候，她要想從窗口跳出。秘密警察卻在最後的一刹那拯救了她。她供稱：她的丈夫是完全無辜的，而且完全不曉得蕭牆以內所醞釀的事情。

「薩士諾夫斯基最初叫我偵查我丈夫的工作，我就應允了，我想馬上告訴我的丈夫，把薩士諾夫斯基捉住。但是到後來……某種不能解釋的好奇心却控制了我……我讀過許多間諜及其驚險事業的書籍……我並沒有去舉發薩士諾夫斯基，反而執行了他。……我丈夫外出的時候他來訪我許多次，而且坐在我丈夫的書房裏。……」

然後她又說道：

「我從來沒有從薩士諾夫斯基那裏收過一點錢，我並不是爲金錢而工作……我的興趣祇在於刺激，在於冒險！」

我們訊問所有被捕的人們和搜索證據。足足費了幾個星期。薩士諾夫斯基最後又審問

了一次。他在獄中態度如常，仍然帶着一副超脫而譏諷的神氣。

我們把證據確鑿的供詞讀給他聽的時候，他以同樣文雅和冷淡的態度答道：

『你們不錯，諸位，我承認你們說的每件事情。』

最後審判了。勃琪男爵夫人和納滋娜小姐都被判處死刑。薩士諾夫斯基是外國人，判了十年徒刑；其他的人也分別判刑。

德國貴族社會各大名鼎鼎的人物，由皇太子領銜（皇太子是王妃寓邸的常用顧問），想要慫恿希特勒變更死刑的判決，但希特勒卻屹然不爲所動。國社黨的主要份子要求執行這兩個死刑犯。那時德國的君主復辟運動，還很具聲勢。國社黨認爲這兩個死刑犯執行之後，君主復辟運動和德國貴族便將一蹶不振了。

執行死刑的時候，我並沒有在場。後來一個同事講給我聽，說起來令人毛髮悚然。勃琪男爵夫人素來剛毅異常，但在面對劊子手戈普爾的時候，她便嚶嚶啜泣，終於在斧鋸之下引頸就戮。納滋娜小姐走近刑場的時候，好像行屍走肉，她那美麗的頭顱也落在塵埃之

中。

這個事件當然會有痛心的反響。那時德國剛和波蘭簽好一個互不侵犯協定，外交部儘量避免審判時提起「波蘭」字樣。他們主張釋放薩士諾夫斯基，繼續拘禁下去是無益的，因為他早已把他所獲得的文件、計劃、和情報發送給他的主子了。

後來，波蘭的駐德大使提議把華沙所逮捕的德國間諜來交換薩士諾夫斯基，一些沒有受到阻礙。幾星期之後，薩士諾夫斯基依然故我地回到波蘭的首都……

不久我們便感到我們之釋放這個大間諜，在事實上未免太欠斟酌。薩士諾夫斯基到了波蘭，我們纔覺得我們所破獲的間諜機構，祇是他的「副業」之一。後來我們又發覺他會在德國組織了四個同樣的機構。在我們調查和審問的期間，其他三個機構仍然照常工作，後來又繼續了好多年。

我們認為薩士諾夫斯基祇注意到我們的新式飛機，還不免用心太忠厚。事實上，他對於德國的任何防禦物，都已刺探而洩漏給外國了。

薩士諾夫斯基的案伴發生之後，德國等於遭了一場天災。軍事方面所發明和準備的一切，都不能不認為已被這個大間諜所探悉。每件事物都不能不加以變更和改造。有一個高級官員對我說：薩士諾夫斯基使德國消耗了幾百萬的馬克呢！

（劉龍光譯）

## 萊諾的情婦

L. F. Bustamente 作

維希方面的法國報紙，評論法蘭西帝國覆亡的原因。奇怪得很，他們把最大的責任委之於法國最具才貌的一個女人身上——那人就是漢倫·得·波提斯伯爵夫人（Comtesse Helene de Portes），爲萊諾多年的情婦。法國傾覆後不數日，她與萊諾同乘汽車往哥得特佐（Cote d'Azur）的聖麥克沁（Saint Maxim）途中被人狙擊，頸間中彈而死。當時他們正想去結婚。

據法國報紙的記載，這位伯爵夫人在法國具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已將十五年，那是全靠她的「沙龍」（Salon），該處爲法國金融界和政治界鉅子每夜會集之地。

萊諾就任內閣總理，這位伯爵夫人便在奧舍埠（Ouai d'Orsay）——法國政府官署所在地——譯者按）設立了一個官邸。萊諾無論作何決定，無不就商於他的情婦。

漢倫生於法國南部，是桑·拉普法·查理（Charles San Reulfel）與朱麗埃特（Juliette）的女兒。她父親是個著名的實業家，漢倫因得在當地最佳的鄉村學校裏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漢倫醜麗超羣，奇稟天賦，從小就負有大志。「必有一天我要做一個侯爵夫人，做一個百萬貴婦，」這是她常向同學輩確言的。

漢倫十五歲時，她父親覺得已擁有足夠的財產，遂退休而下居於巴黎。在那裏他又和老朋友泰杜（Andre Tardieu）重叙舊情；泰杜是法國政治上保守派勢力的台柱。這位大政治家和她父親熱烈討論政治，年青的漢倫便從中吸收了他們的思想。泰杜常堅稱共和政治有害於法國，且足使法國毀滅，而立憲政治實有建立之必要，以挽救法國跳出這四圍的威脅。

她遇見洛克上校（Colonel de la Roëgne 泰杜的被保護人）也在她父親的寓廬裏，就是後來倡立 Croix de Feu 而自稱爲法國的希特勒者。因爲她父親是豪富而反動的，所以他屋裏常有許多貴族來周旋。其中有兩個人，瑪基斯·得·克拉索侯爵（Marguis

萊諾的情婦

de Cruseal)和恩利克·得·波爾提斯伯爵(Comte Enrigue de Portes)向她嚴懇致求婚之意。得·波爾提斯是波爾提斯侯爵與加達恩女公爵(Duchess matilde Caroline de Gadagne)——巴黎兩大最老的龐閣之家——的兒子。

漢倫並不真的愛這兩個求婚者之中的任何一個，雖然這兩個都是絕頂的漂亮青年。不過她卻因波爾提斯在政治上有絕好的關係而許嫁了他。他的勢力直及梵諦岡，這在歐洲決非易易。

後來她懊悔當初拒絕了克拉索侯爵，因他於姑母死後承襲了公爵的銜頭。而克拉索則娶了一個美麗的平民——地中海中沙丁魚業大王的女兒——家私亦纍纍無計。這位伯爵夫人舌劍唇槍，決不肯饒恕這女子和克拉索結婚。她對她玩笑開得最妙的是：『Une sardine qui se crut sol (Crussol)。』譯出來，就是說：一條沙丁魚兒自以為是偌大的太陽。

沙龍是法國最有力一種政治機關，溯源要早至服爾泰(Voltaire)的時候。那時候

最著名的藝術家、文學家和反對黨的職業政治家常集於一個良家的美婦人之家。到十九世紀沙龍才一變而爲全國政治的樞紐。金融界和商界的巨頭都來參加這顯要的圈子，因爲在法國政治和商業雖非同爲一物，却原是相輔着有密切關係的。

漢倫一結婚，就把她的家庭變成了法國最有勢力的政治沙龍。爲此她結交了龐萊（Georges Bonnet）的夫人美爾·龐萊女士（*Mme. Meille Bonnet*）在她常到的客人中間有泰杜、賴伐爾（*Laval*）、佛蘭亭（*Pierre Flanbin*）和一個叫萊諾的無名政客。

十五年來屢次組閣倒閣，產生大政治家，和完成商業上的鉅大交易，都是在這沙龍中成就的，而這沙龍中，耶波爾提斯伯爵夫人和美爾·龐萊女士頗具有勢力。這位伯爵夫人是愛錢如命的，所以她從不肯白費心力。她特有勢力代人民匯款的事，不僅確立了她至高的地位，且給她積聚起了一筆極大的財產。

任何人要與政府作什麼大交易，遲早會得此勸告：『最好去看波爾提斯伯爵夫人，她能開導一切門戶。』

她是一個具有異常的吸引力的人，所以能够拉攏了歐洲好些顯赫的大人物——例如希臘的馬利拿（Marina）公主，現在的坎特郡（Kent）公爵夫人，以及一個名叫亞歷山德賴娜（Alexandrina）的俄國公主；這俄國公主後來在培克斯路（Rue de la Paix）用愛利尼·迪安娜（Irene Diana）的牌號開設了一家時裝公司。

自從亞歷山德賴那開設那家時裝公司之後，這位伯爵夫人在衣着上就從沒有費一分小錢。她只偶爾隨便地讓她的客人們知道她的服裝是在迪安娜公司辦來的，這也就算支付了她的衣裝代價。男客們當然也愛慕那些華麗的衣裳和這些衣裳所遮覆的雕像一般的肉體。這樣一直到一九三一年，那時這伯爵夫人才開始迷誘萊諾——他是那時常至沙龍的許多政客之中的一個。

她與萊諾間之關係，開始在俾佩斯珂公主（Princess Bibesco）的一句話中：「我以為你不以萊諾應得之慇懃去待遇他，這是大錯的事。萊諾的政治前途遠大，我知道這是對的，因為雷鄂坦將軍（Marshall Lyantey）輩權威人物深信如此。」

從那天起，這位伯爵夫人開始勾結萊諾了。以其美質和天才，這工作原不是怎樣困難的。萊諾生於巴塞羅內德（Barcelonete）——法國南部一個二千居民的鎮上。在青年時代他祇有一種迷執的癖好，那就是旅行與收集地圖。

萊諾像漢倫一樣，知道在法國政治上成功是靠著在政治舞台上良好關係的。他根據這所知這一點，就娶了當時律師公會主席一個很著名的刑事律師的女兒珍妮·羅勃脫（Feanne Henri Robert）為妻。萊諾並不特別鍾愛他的夫人，但因這聯姻就做成了律師公會的秘書。

一九一九年萊諾當選為巴塞羅內德區代表，那時內閣總理是佛蘭亭。不久他變成了他黨派中的一個擾亂份子；他依心所欲，隨意行動，置紀律於不顧。然而他是一個極有機智的人，靠了波爾提斯伯爵的影響，在一九三一年泰杜的政府中得到了財政部長的位置，翌年他成爲賴伐爾政府中的殖民部長。當後來泰杜再任總理時，他又出任司法部長之職。

到這時候，萊諾與漢倫之間已發生了很密切的友誼。這友誼的開始是在一個晚上，那

時這伯爵夫人問他關於時事方面的問題。萊諾是一個善於盤問的人，反過來也開始徵求她的意見。當討論的題目涉及共產主義的時候，她說道：「非洲的黑人雖死於瘧病，而不知原爲瘧菌所殺，但至少他們總不會用他們臨死時最後的一口氣來呼喊：『天佑瘧菌，瘧菌萬歲！』」

萊諾原是一個反共主義者，故而與這伯爵夫人頗爲投機，不久竟至不可分離。到一九三四年，他已是法國政治舞台上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由於漢倫的佐助，他已能靠她的沙龍的勢力，控制內閣中大多數閣員的意見。

這位伯爵在她政治勢力的基礎上，做各種鉅大的交易，不過，所有的這許多交易，由於她父親的居間；都做得很精明，她父親不僅是一個大實業家，且也是個精明的理財家。

在漢倫往維也納去療養的時候，情形是如此的。她在維也納大與德奧兩國的納粹黨人交友，結果她相信德國在陸上和空中是無可克制的，而法國若要免於覆滅，就得趕快勿與英國聯盟。

這位伯爵夫人從維也納回來，變成了一個堅強的親納粹者，對萊諾所施的影響很大。那時萊諾任司法部長。她一邊把哈布斯堡皇室貴族（Hapsburgs）攆斥於她的沙龍，一方面廣邀巴黎所有的納粹黨領袖人物。

她自那時起，一直對於她的經濟活動很守秘密：這一切活動都用口頭或電話進行，從不用文字。然而萊諾任內閣總理時，她卻毫無顧忌，公然在奧金埠成立了一個官邸。她日夜在作萊諾的諮議，且每次閣議她都出席參加。

至此，全巴黎的人都知道這一對人兒之間的關係已超越尋常的友誼，爲方便計，萊諾乃與其夫人離婚，漢倫也與其丈夫絕斷關係。但因法國法律上有離婚之前須先分居三年之規定，所以他們未能辦理離婚。龐萊來幫他們的忙了，他通過了一條法律，把三年分居的規定減至一年。這樣漢倫和萊諾兩人都得和各該原配進行離婚手續了。

同時漢倫對於英國和那位美國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氏表示公開的敵意。她竭力反對法國向德宣戰，而在前線潰破之後，更致力於另與德國媾和。她設法要阻

止政府方面向都爾 (Tours) 與波爾多作戰，終於她使萊諾出來與德國媾和了。

至此，她還沒有什麼。維希政府所歸咎於她身上者乃是由於一樁偶然的事情。蓋當貝當、賴伐爾組閣的時候，她促使萊諾設法出任駐美特使，她先把她兩個女兒送到美國去住着。

政府允准了他，而且他的一行隨員也已選定。兩個祕書負責照管這特使的行李——這是兩隻上鎖加封的鐵甲箱子。當他們經過西班牙的伊隆 (Irun) 時，當地的法國總領事叫這兩個祕書把鐵箱打開。開出來原來是一萬萬法郎的黃金，預備存入一家紐約的銀行去的——這是伯爵夫人的資產之一部份。

六月廿七日，萊諾與漢倫正駕車赴聖麥克范，不料在中途被人狙擊。不數日後，萊諾出現於維希衆議院中，頭上包着綁帶。『汽車失事』，這是在野總理萊諾的解釋；但是法全都知道是有一排鎗斷送了這伯爵夫人的命。誰轟擊這一對戀愛人？則沒有人知道，或者可以說到現在還不必去揭露這事實的全部真相。(俞允詠節譯自墨西哥 'Jueves')

# 羅馬尼亞王卡洛爾戀愛秘史

Princess Radziwill 作

近乎二十年了，人們對於一個轟動全球的女子，絲毫不表同情的侮蔑、誹謗，她的名字叫做美達·路比絲珂，國際方面稱她為最近被迫逃亡的羅馬尼亞遜王卡洛爾二世的「紅髮情婦」。他們已相戀了二十年，人們對於這對情人，不知有過多少侮辱的譏嘲的批評。最近各國的皇族中，除掉愛德華八世與辛伯森夫人的不合常例的結合外，沒有其他的婚姻可以引為笑談的資料。

但是關於這件事，旁觀者都沒有勇氣與智力去分析他們間的關係，去搜索一個受盡了嘲弄、蔑視、而祇得到極微細同情的女子，這許多年來，她始終抵抗着四週的冷嘲譏罵。美達究竟愛的是什麼？她的一生，很像杜白萊和龐帕杜太太，和歷史上其他知名的娼妓，

羅馬尼亞王卡洛爾戀愛秘史

她到底是屬於那一類典型呢？她對於自己的事有着怎樣的見地？她怎樣會造成這樣一件聞名的浪漫史呢？

我是卡洛爾與美達的朋友，同時又是溫莎公爵夫婦的朋友，我常常覺得自己有一種義務，一種責任去詳述他們真實而不平凡的戀愛史。現在該感謝 True Confession 雜誌，我能把另一個女人的故事初次獻給美國的婦女界，她雖够不上你們的崇拜，但是够受你們的同情。我並不要求你們嘉許她的作爲。我祇要你們了解她的苦衷以及她過去的一切。

當然，這一件關於皇帝與一個平民間的戀愛故事，人人都覺得異於普通的感情用事。而且大家都明瞭，一個人在戀愛時期中，僅僅爲了性的引誘，決不足以使一個皇帝兩次犧牲他的擁有二千萬居民的國土，使他同自己熟悉而喜愛的世界斷絕關係，而被逐於國外。同樣地，一個女人，她也決不僅是爲了自私的激動，而甘受世人的蔑視，而使她愛人爲了她而離棄另一個忠誠的女子。

我承認卡洛爾與美達間的浪漫史是一種傳之於後世的愛情故事，因爲它基於人類心靈

由最高尚的情感與天性。他們之間，沒有賤俗而卑鄙的行爲，有的是真正的愛情而決不是情慾，——這種情愛猶如希洛依斯與阿貝拉特的戀愛，以及小說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這種非凡的真誠的愛，可以引用法國小說家大仲馬的一句話：『世界上能夠達到這種程度的有幾人』。

如因你以前常認爲是一種『輕蔑的事』，而覺得我的論點似乎太驚人，如果你仍然偏向於譏笑而保持你原有的意見，那麼你想爲什麼卡洛爾與美達爲了要同居而彼此均作暫時的犧牲。爲了美達，卜洛爾忍受了許多的物議，以及『有勢力者』的要求，要他放棄他的『紅髮情婦』，這好多年間，他一直被他的同族認爲無賴漢。

在美達方面，爲了順從她內心的指示，甘心犧牲了她的芳名，她的聲譽，以及社會對她的尊敬。雙方有如許的犧牲，真是換取永久幸福的最高代價了。在我們卑鄙的、不風流的時代，他們的這種忠實與熱誠是一種靈感，而誰也不信是真的；然而事實上這種真誠的熱愛，不論社會力量對它如何的磨折，仍能持久而得到完滿的結果。

卡洛爾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離開羅馬尼亞，說是爲了政治的關係，我以爲是不確的。政治力量對於他這次的棄位關係固然很重大，而且也影響了他的一生，但是所以毅然讓位與他兒子，還是靠着他自己的決定，並不全因了政治家要他與美達絕交。他們不顧一切的阻撓，相好了十八年，故當卡洛爾要在國家與情婦二者之中任擇其一的時候，他覺得最適合的選擇祇可得其一。

美達雖已到了中年，但在她四十七歲的愛人的目光中，仍然是他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看見的黑眼女人；自此以後，他一直受着美達的强有力的影響。

根據惡毒的謠傳，在一九二二年時候，美達是一個街頭的娼妓，卡洛爾在路上遇到了她，兩人就發生了私情。這種譏辱乃是有意捏造的，這是在她這許多年所忍受的蔑視之中最刻毒的一種。實際上，卡洛爾確是由已故瑪麗王后直接介紹而認識美達。以後他就愛上了她。瑪麗王后曾經安排了他們的會晤，而且很希望他們鬧着戀愛，但是現在的結果決不

是她所夢想得到的。

一九二二年卡洛爾才二十九歲，那時是一個羅馬尼亞的遊閒好動的太子。四年之前，他同一個美貌黑髮的平民，某羅國少校的女兒齊齊·蘭勃里諾私奔到俄國的奧但沙。他們曾經生過一個兒子，現在已經十九歲了。但是這件婚事並不久長。因為他們的婚禮是在俄國舉行的，沒有經過羅馬尼亞國內的合法認可，於是國會就根據了這一點取消了他們的婚姻。

在這次婚姻三年之後，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卡洛爾太子和希臘的海倫公主結了婚。在卡洛爾的激烈反抗之下，這次才是適合於國法的婚姻，由他的母親瑪麗王后主持其事。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米基爾公子誕生。

瑪麗王后不希望她的兒子卡洛爾做皇帝，她知道如果他繼承王位之後，決不會讓她干涉政治的。因為斐迪南庸弱無能，瑪麗王后才是羅馬尼亞的真正統治者。她看到斐迪南業將不久於人世，在他故世之後，她希望仍能繼續掌握大權。她明白如果卡洛爾一執政治，

決不能滿足她的野心，於是她從各方面勸諫他把王位讓與他的弟弟尼古拉斯太子，或是卡洛爾的兒子。同時瑪麗王后連絡了海倫公主，希望她這位柔順的媳婦在各方面都順從她。

但是海倫公主並不柔順，她却極端的精明謹慎，野心也很大，這一切在她結婚的那一天，也就是做了瑪麗后的媳婦的那一天起，漸漸的都表露出來了。瑪麗很快就發現海倫公主無意勸服卡洛爾放棄王位，於是瑪麗后決意驅逐海倫離開不加勒斯多城。她而且決定，要實行這個計劃，最好是利用卡洛爾的最顯著的弱點，來施一下美人計。

瑪麗王后認識美達的時候，美達才二十五歲，這位猶太種的羅馬尼亞少女，她的卓越的美貌與可愛的態度，給她很深刻的印象。美達的父親是一個不加勒斯多城的富翁，擁有鉅資，足夠供給他的子女到國外求學，美達曾攻讀於巴黎的一所時髦學校。當她畢業後，就同不加勒斯多城的一個銀行家結婚，他的住宅很快的就變成了羅馬尼亞優越階級的交易場，美達的美貌與穎悟，不知吸引了多少的人們。

美達從沒有接到過康特洛散尼王宮中的邀請，但是瑪麗王后像愛好政權一般的愛好寶

客，她在一位知友家裏，遇到了這位年輕的少婦，便立刻被她迷惑了。

從她允許這位「可愛的猶太女人」（她這樣的稱呼她）吻她手的一刻起，一個敏捷的計劃就盤旋在瑪麗王后的心頭。瑪麗王后決定把這位嬌媚的少女介紹給卡洛爾，她希望她兒子熱戀她，同時就可以疏遠他的妻子海倫公主，因為她的嬌傲遭受到瑪麗王后的痛恨。瑪麗后利用了美達的美艷的面貌，謹慎而怕羞的態度，使卡洛爾拋棄他的王位。

但是瑪麗后沒有夢想到當她把美達介紹給她兒子之後，卡洛爾就深深的愛上了她。瑪麗后很快的就覺察到她兒子的態度，這樣弄假成真的結果，使她的計劃成爲很大的不幸。

自從她遇到了這位頤長、黑眼、紅髮、帶着高貴氣的猶太女子，卡洛爾就愛上了她。美達知道自己是一個平民，決沒有希望同一位漂亮而年輕的太子結婚，所以起初她極力壓制他們間的感情，僅止於瑪麗希望的一般，溫柔的賣弄風情，祇要政治目的達到以後，很快的就被忘掉了。可是美達覺得卡洛爾對她的愛正在與日俱進，而她自己也深深的投入了愛河。

如果美達洞悉未來的許多憂愁羞辱以及失望的話，她一定會強迫自己與卡洛爾絕交。我很懷疑像美達這樣的女子，竟願用六個月的愁悶去換取六分鐘的歡樂。無論如何，她同卡洛爾一樣，忘掉了一切的事，不顧一切的愛着他們所愛的人。他們覺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帶着十分的卑賤敵對以及陰險，失去了所有的重要性。在他們認識之後，美達就同她的丈夫正式離婚，於是在羅馬尼亞人民的目光中，她已變成了卡洛爾太子的情婦。

x

x

x

一切都是美達的命運，如果她懷着這樣的成見，以爲他們間的戀愛可以繼續下去直等到她的愛人同海倫公主離婚後，他們就會正式結婚，如果美達真作如此想法的話，我可以說，他們早已分離了。因爲羅馬尼亞王朝一經發覺，就會阻止他們的進行。

即使是瑪麗王后，她是這件事的主動者，也沒有料到會降臨這樣的嚴重結果，同樣的兩個有權力的政治家，依恩·勃拉希諾和巴皮·斯德貝太子也是如此。他們設想卡洛爾決不會爲了這個紅髮少女而拋棄他的妻子；他們間的戀愛一定就會斷絕！因爲在羅國京城之

中·每個人都以為那是美達驅使的。

瑪麗王后提出了解決的辦法。

「她是一個猶太女子，」皇后說，「一定可以用錢去賄買她。給她錢叫她離開太子好了。」

但是瑪麗王后的這種卑劣辦法沒有損壞美達對卡洛爾的真誠的摯愛。

有一天早晨，斯透貝太子去找美達，狠狠地給她一筆巨款，叫她即刻離開卡洛爾到巴黎去。但是美達表示很冷淡的樣子，指着房門。

「你弄錯了，斯德貝太子，」她說。「如果我知道卡洛爾不再愛我了，而且他真要離開羅國京城以至於羅馬尼亞國境，那我會立刻就動身的。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受人賄買或威迫的人。我想，你最好還是立刻離開我。」

斯德貝太子祇得離開了她。數分鐘後，卡洛爾來看她，美達立刻投入他的懷抱。不停的啜泣，「他們要分開我們。如果你離開我的話，我祇有去死！」

在他們三年的交誼和戀愛期內，這還是第一次的危機，也是以後連續不停的危機中最初的第一次。而且自此以後，一次一次的更為嚴重而悲慘。美達知道前途黑暗，她早已憎嫌居住於羅國的京城中。她深信在他們分離之前，政治力量決不會放鬆他們。同時她像旁人一般的深信，她同卡洛爾的繼續相愛，將引起官場以及人民的極大而劇烈的反響。但是她又明白如果離開了卡洛爾，她的生命也就完結了。

還是卡洛爾決定了一切。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不能像過去幾個月一樣的繼續進展了。他同他的妻子雖沒有離婚，但是已十分的隔膜，所以要他和她言歸於好，早已成爲問題。於是他決定最好的辦法還是離開羅國京城，不論到法國或英國，在那裏，他同他的愛人等待任何未來的擺佈。

英皇喬治五世的母親，亞歷山大后逝世，斐迪南皇帝派遣他兒子代表自己到倫敦去參加葬儀。斐迪南自己正患着癌腫痛，如此悠遠而困乏的旅行當然是不可能的。卡洛爾立即同意了。但是當葬儀結束後，他沒有回到羅國京城來。他通知他父親，他不回到羅馬尼亞

了。他將同他的愛人寄寓於巴黎。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卡洛爾正式放棄他的繼承王位權，這稍息震動了全球，這位「逃亡者」的取決並不是偶然的狎戲，而是他一生的明確的決定。

羅馬尼亞國內以至於整個的歐洲，流傳着無限的譏諷。對於卡洛爾爲了美達而放棄王位，竟然沒有人能說一句寬恕或顧憐的話，在表面上，他們的作爲確是不能原諒的，同時我承認沒有辦法可以說明牠，因爲關於這件事，衆人知道得太少了。

卡洛爾從未受到過他父母的優待，在他的早年，他父母就同他疏遠了，至於疏遠的原因，在這裏還是以不談爲妙。他常懷念着他母親的要他放棄王位，她自己的卑鄙陰謀，早已使卡洛爾失去了對他生母的尊敬。

在卡洛爾的童年與成年時代，他看到的祇是惡習慣。羅馬尼亞的朝廷真是一個充滿着陰謀欺詐的巢窟，所以要有一個比卡洛爾更有經驗的人，才能够應付得了。無論在嬰孩，或是兒童，以及年青時代，誰都沒有把他所渴望的愛情獻給他。他的妻子海倫公主，雖然

處於被責難之外，但是也沒有了解他。還有其餘他所接近過的女子，例如他曾違背了父母的意志而跟他結婚的齊齊·蘭勃里諾，也只因為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接受他的行徑。

卡洛爾的一生中，渴望着真誠而不自私的愛。於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某一天，當他第一次與美達接吻之後，他纔發現了以前所遇到的無數女子，以及同他結過婚的兩個妻子所沒有的真愛。

美達作何設想呢？她仍然用了她固有的智力，覺察到這位年青而不涉世事的太子的心中，缺少的是女人的真誠的愛，他很熱烈的向她求愛，她並祈求他僅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一個二千萬居民的國王。不久之後，她知道他內心的缺陷惟有她自己才能填補它，她決定誰也不能使她離開卡洛爾，因為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比他對她更重要。

x

x

x

此後的五年，是卡洛爾與美達最快樂的時期，他們一起住在巴黎過着安逸生活，享受巴黎人的各種愉快，偶然出去旅行一次。但他們最快樂的事，還是他們的能任在一起。當

然，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卡洛爾與海倫公主離婚之前，人們都歧視卡洛爾與美達的來往，認為是「私通姦淫」。我雖不能寬恕不法的行爲，但是當兩人相愛了多年之後，我不以爲這是不道德的行動。因了強烈的感情而忽略了一切沒有關係的事，確是一件出於自願的犧牲。我雖不嘉許他倆的行爲，但是我也不認為是罪惡。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斐迪南皇帝逝世後，卡洛爾的兒子米基爾儲君繼位，那時他才六歲，由攝政王幫助治政。卡洛爾與美達逃亡在巴黎已三年多了。某天早上，卡洛爾把美達數月來擔心的事告訴了她。

「我要回到羅馬尼亞去繼任我的王位，」他對她說。

美達的一對巨黑的眼中充滿了熱淚，她帶着啜泣，跪下來懇求他不要實行這個計劃，因爲這就表示了他們間愛情的終止。

「哦，親愛的，你看到未來的一切麼？」她因極度的失望而大哭了。「他們將永遠分開我們了。」

一個朋友告訴我這一切，這些決不是假話，他說卡洛爾抱住了美達，設法使她停止啜泣。

「沒有力量可以分開我們，」他答道，「決沒有，你屬於我，而我也屬於你，這可以用我們間的愛情以及我個人的信譽來担保。」

美達的辯護不能改變卡洛爾的意志。他爲了王國而生，而且這王國確應屬於他的。許多人說美達會鼓勵卡洛爾回國去奪他兒子的王位。但是這句話同其他許多關於美達的傳說一樣的不確實，美達想到未來的痛苦與憂悶，她還是極力設法阻止他的進行。但是下洛爾懷着很大的野心，如果需要講真實的話，他也略帶着陰謀。

在他同他情婦在法國的五年中，他常估計他爭回王位的可能性；即使在他自願遜位之後，羅馬尼亞就訂定法律不准他再繼王位，他也決定去幹。

卡洛爾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飛回羅京不加勒斯多城，留美達一人很淒慘的住在巴黎城外的一個小村莊中。出於他的期望之外，受着國會、人民、多數閣員以及他兄弟尼古拉

斯等熱烈的歡迎。在羅馬尼亞有許多人都覺得卡洛爾會受着他父母的苛待。有許多人都使嫌恨美達，但是仍贊許他同美達的浪漫史，以及爲她而犧牲一切。當國會宣佈撤消他的辭狀而稱他爲卡洛爾第二的時候，全國人民都表示欣榮。

美達回到巴黎城外的小村莊裏，帶着苦惱而憂愁的心，等候她愛人的信。她含淚讀到一段新聞云：卡洛爾同他的妻妻海倫有重修和好的趨勢，這樣可以更堅固他剛在進行復位計劃。卡洛爾把他所做的一切以及預計的一切來電告訴她，但她沒有回電給他。她覺得自己一天比一天無聊了。她常聽到社會對她的攻擊。但是現在，還加上了毀滅蹂躪的可怖，以及卡洛爾的捨棄她。

美達瀕於神經錯亂的程度，某一天晚上，她聽到門鈴的響聲，來看她的客人是卡洛爾的親信秘書，一個年輕人。他會隨從卡洛爾逃亡國外，過後又伴他回到不加勒斯多城。她的心粉碎了，等待他講她所預料到的話：「爲了國家計，陛下以爲祇有同你絕交。」

一切使她特別的驚奇，這位年輕人帶來了卡洛爾給她的信，召她立刻到不加勒斯多城

去！這位年輕人重加申說，這次的旅行須極端的保守秘密。

「皇上希望你明瞭，關於你回到不加勒斯多城的消息沒有公開的必要，」他說。「事實上，爲了你寶貴的生命計，還是以不公開爲妙。你要知道至少你可以度着好幾個月的安逸生活，而且必須不要干涉政治。」

「政治對我有什麼關係？」美達說道。「我從沒有注意過政治，也不希望去注意它。我所需要的卡洛爾，我所渴望的是倒在他的懷抱中，在世界上再沒有我需要的東西了。」

三天後，她用一副黑的假髮遮蓋了她惹目的金紅髮，出發到不加勒斯多城。那裏爲她租好了一所小而舒適的住宅，租屋沒有用她的真姓名，她在下午到達那裏，有兩個僕人侍候她。

美達被這所住宅以及環繞四週的小花園所迷感了。就在那天晚上，她坐在一個法國式的窗口下，注視着外面浸溺在月光中的花棚，她想着……想着……。想着或許要經過幾天後，或許是幾個星期後，卡洛爾才可以拋去政治到這裏來看她。或許他同他妻子有重修和

好的趨向是確實的——或許——

忽然她聽到石子路上的脚步声。一個頗長的影子，走向打開着的法國式的窗前。美達的心跳得很厲害，她驚訝這意想不到的事，她站了起來，沒有多久，卡洛爾的雙臂抱住了她，她偎在他的頰旁哭起來了。『是你嗎？真是你嗎？我以為我是看不到你了。』

x

x

x

此後雖因人們要分開他們，而使她常感到驚駭，但是並沒有給她多大的麻煩。雖然她的行動很謹慎，但是她在不加斯勒多城的消息很快的就傳了出來，立刻也就傳出許多的謠傳。

因為謠言太多，於是被棄的倫海公主對卡洛爾說，他的情婦出現在她寓居的城市中，並且住在她附近的一所住宅裏，這是對她很大的攻擊。卡洛爾的回答是請海倫公主永遠離開羅馬尼亞。

這個消息引起了極大的喧擾，大家都以為是美達指使卡洛爾的，其實美達對於這件事

羅馬尼亞王卡洛爾戀愛秘史

卻根本一點也不知道。同時對卡洛爾的非難，是說他對前妻太苛刻，而且把她同她的獨生子米基爾儲君分離。

但是卡洛爾忍受一切的議論。因為他有着真誠而大家以為是懦弱的品性，他很頑劣，如果他對於一件事已下了決心之後，任何力量都不能改變他的意志。這種頑劣的品性造成了許多的仇敵。有人說他是一個傻瓜；同時因為他常常反抗羣臣的勸諫，以及贊許同情於美達的政黨，所以也有人說他是君主政體中最沒有智力的人。

不久之後，美達的地位益感困難。她的最大希望是居住在一個偏僻的地位，她的愛人常常來看看她，因之而解除她的寂寞。但是她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卡洛爾堅持着要帶領男朋友到這所可愛的住宅裏（當然，在不加勒斯多城裏的女人沒有准許去拜訪她），而且對他們說，因為『可憐的女人，』他這樣的稱她，『她一定感到十分的寂寞』，他們可以變成她的朋友。

不願她的拒絕，卡洛爾仍希望看到他的情婦在不加勒斯多的政治舞臺上列於首位。他

覺得在判斷人民或事情的時候，她比他更來得能幹，而且他很信任她拜訪許多的壞朋友，他們會明顯的告訴他，不論何時一定會變成他的仇敵。

卡洛爾要她把握政權的慾望，抵觸了她的志願。有人說：在他們剛開始交友的時候，美達確會想得到政治地位。許多人污辱她是一種女性的手腕，但是關於這件事情沒有得到一個證實。

事實上，自從美達回到羅京以後，她確是漸漸地站到了幕後，而且頗有幾次很巧妙地應付了設計要她下台的人們。

卡洛爾要她一起混到陰謀者的羣中，而她却無意於此。因為這要干涉到她的最熱烈的感情——她對卡洛爾的愛。

全世界的人士都說她是一個冒險的女人，她祇注意着政權，而且運用了她的感應力使卡洛爾變成一個不幸者，同時卡洛爾的親友說她要強迫他娶她，於是可以做羅馬尼亞的王后；事實上，美達唯一的意念，就是想怎樣才可以使卡洛爾放棄那用歷史上最貪婪的政變

手段得來的王位。她不期望什麼，她雖被稱爲一個冒險的女人，但她祇知道愛一個男人，爲了他，她會犧牲了她，令譽，她的芳名。

在居住在不加勒斯多城的十年中，每天早晨卡洛爾必定打電話給她，每個晚上他必定去看她。在她的臥室裏供滿了他送給她的鮮花，羅馬尼亞的皇帝告訴她白天所做的事，而且徵求她的意見。

於是這位所謂貪婪的自私的女冒險者，把她的穩定而多智的意見獻給他。她常叱責他不對之處。她想兼做一切——朋友、顧問、以及做一個他心愛的女人，而且是，愛他的女人。

有時候，在他公餘的數小時中，他們駕遊不加勒斯多城，他們離開了一羣常圍繞他們的狂徒。有一次在他們出遊的時候，卡洛爾請求她做他的妻子。這件事在瑪麗王后死後不久發生的，那時卡洛爾以爲美達藉此可以恢復她的地位，一定會高興起來，她接受他對於她永久不變的愛情的酬報。

但是美達，我並未說假話，她拒絕了他的求婚。她不需要任何「酬報」，因為在這許多年中他對她這樣的忠實，她不希望再拿這些事情來增加卡洛爾的煩心。她告訴他，他們暫時不要進行這個不可挽回的步驟，同時因為他是一個皇帝，他應該以國家爲重，即使是他對她的愛情也不是例外。

最近有一張美國的大報載述卡洛爾與美達於一九二九年在倫敦秘密舉行婚禮，那時離開他同海倫公主離婚才一年。我確實知道這個消息並不正確，或許這個消息刊出後他們將會結婚，但是我不信會舉行過這秘密的婚禮。因爲如果真正有的話，我們會早已知道了。像羅馬尼亞這樣的一個國家，全國佈滿着謠傳與陰謀，如此重要的秘密，經過了十一年後決不會仍舊保持着秘密。此外我覺得美達也明白過早的婚姻，會損壞他們得到最後酬報的機會，損害她期待着在一起度着和平的生活。

一九三九年，不加勒斯多的人民，對於一切未來的事情，更爲驚醒。許多人恐怖着年

青的米基爾儲君會乘機組織政黨奪去他父親的王權。一九三〇年卡洛爾下令米基爾的母親離開羅馬尼亞時，這位年青人顯然的起了仇視父親的意念。進一步說，年青的米基爾更痛恨美達。

有一次，他們兩人相遇於不加勒斯多城附近的一個小浴室中，美達一時失去了鎮靜，走到她愛人的兒子面前，她向他伸出雙臂。米基爾很冷酷的凝視着她，很粗率的說，「太太，你一定弄錯了，我沒有榮譽遇到你。」

在他同他的隨從走開後，美達壓制不下她的感情，她含着熱淚。對於她的好意，即使是一種不聰明的舉動，竟得到無謂的侮辱。

這件事發生之後，許多憎惡她的羅馬尼亞人民想法綁架美達，把她帶出國境送進一個私人的瘋人院，強迫她在那裏度過她的餘年。太奇特了，這個空想的計劃險些兒成功。某天下午這些黨徒到她家裏，告訴她卡洛爾因被汽車壓傷，脚，叫他們來帶她去。

她心跳得很厲害，她很快的走向他們預備好的汽車的停留處。這也是命數，當她走出

大門的時候，卡洛爾正從另一輛車子中走出來。整個的計劃失敗了，給予這批預謀者以極大的痛苦。

這個綁架案剛發生在大戰爆發之前，卡洛爾因為應付不下來臨的許多困難，他一次次的造成了錯誤。

卡洛爾常有與德結盟的傾向，這也是他伯父卡洛爾第一的夢想。但是受到他母親的影響，他改變了他的意志，乃幫助英法而抵抗納粹。於是他的政權因此而而有剝奪的危險。

某一個夜裏，也是有關他政權的生死存亡的一夜，內閣總理來謁見他，請他在國會及人民的議決案上簽字，那上面是說卡洛爾須禪位而且脫離政界——除非他爲了人民的幸福而犧牲自己，而且永遠同美達斷絕關係。

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定。但是卡洛爾對美達的不變的愛決定了一切。

「這個女人爲我犧牲了一切，」他大膽的喊着。「在她沒有拋棄我之時，我決不拋棄她。」

來辦這交涉的人，也知道這件事的爲難，因爲他們在十八年的交誼中受到的祇是咒罵與攻擊。更明顯的說一聲，他們決沒有辦法可以使卡洛爾放棄美達，但是他們會使美達爲了卡洛爾計而自願出走。

但是他們仍遭到失敗，因爲美達多年來常想使他的愛人放棄王位，而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多年來他曾爭取他們的幸福。她現在決不出走！卡洛爾是屬於她的，她該不顧一切的保護他。

美達帶着怒氣，面對安托納斯古將軍，他特地來請求她離開羅馬尼亞，她說，「回去告訴那些指使你來的人，皇帝有行動的自由，我從沒有指使他做什麼事。他明瞭他自己的，一切，同時我相信他是，而且永遠是一個毫不懼怯而純潔的武士。」

安托納斯古將軍是年高身長的兵士，他以爲可以用恐嚇來使她服從，但是却被她的莊嚴的態度征服了他一聲不響的走向她所指示的門口。

但是當他走了之後，美達終於失去了勇氣，她的雙膝無力地跪在她椅子的前面。她的

臉埋在她座褥裏，她不住的淌着眼淚。爲了這件事情，她會抵抗了十八年，但是到現在，她覺得仍遭失敗。

他不住的啜泣着，她聽不見門聲或足聲，但是忽然她覺雙臂圍住了她。

「哦，我最親愛的，你仍然回到了我的身旁。」她喊道。

「是的，」卡洛爾回答道。「我特地來告訴你，我已放棄我的主張了。我同你重行開始一種新生活，同這一羣專想破壞我們的人離開得很遠。」

翌日，他們覺得愛情勝於一切，於是手携手的很快樂的逃亡了。經過了十八年的憂愁與痛苦，很少歡樂，他們已達到了他們快樂的結局。

x

x

x

這一切是卡洛爾與美達·路比絲珂的真實的故事，這位女人，受盡了世人的咒罵與憎恨，就大體而言，他們的浪漫史同溫莎公爵夫婦的戀愛很相像。不久以後，我在里斯本遇到溫莎夫婦，因爲戰事而使他們在那裏上岸，他們的臉上表現着他們還想享受婚後的愉快

生活。這兩件浪漫史，出現在這不風流的時代，更顯得高超，這種溫雅的力量，在這困苦

的時期中表現了如許高貴而有英雄氣的行爲，這在世上決不會消滅，而且不住的推進達到

最高地位。

我不知道卡洛爾與美達消度餘年的地方。或許他們會到美國去。或許他們會住在加拿大、新西蘭、或南非洲的任何一個大農場裏，據說這些農場是屬於卡洛爾的，因爲卡洛爾很富有，所以他們不必擔憂錢的問題。他從他的伯父卡洛爾第一處承繼了很多的財產。現款最多，統計有二百萬萬至一百萬萬元，這筆款子寄存在國外，羅馬尼亞政府也沒法的。

不論他們在那裏一起度着生活，雖然美達因了各處不了解她的人而覺得失望，但是我希望他們很快樂。因爲我知道她應該享受能够得到的一切快樂的。

(成斐然譯自美國“True Confessions.”)

# 我與墨索里尼戀愛史

Magda Fontanèss 作

小引：在沒有遇見墨索里尼以前，美狄·芳端(Magda Fontanèss)還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國女記者。墨氏和她會面，就一見鍾情，跟後就成爲她的戀人，美狄芳端後來槍傷法國駐義大使卓勃倫子爵，(Charles de Chamburn)因爲她疑心卓勃倫是阻撓並促使這場浪漫史破裂的一人。她少女時代的真名字是美狄·可拉寶。(Magda Corabouenf)她生長於法國蘭攏區(La Roche)，是一個畫像家的獨生女，生得活潑伶俐，是個膚髮帶着褐色的美麗女子。生長在門範恭嚴的家庭裏頭，她似乎是命定將來爲一賢母良妻的，可是當修完了她的學業，她却渴望顯耀於一種優越的職業界中。舞台對她的吸引力最大。在一家巴黎最著名的奧迪安大戲院，她終於獲着經理的允許，充當一個不重要的角色，就在這時，這芳端一字成爲她的藝名。

我與墨索里尼戀愛史

I OIII

當她覺悟了她的藝術天才並沒有怎樣偉大的前途時，她又改行去就新聞事業，夢想有極大的成功。但不久她嫁給一位名叫法利（M. Yves da la Ferriere）先生的作妻，度了七年的恬淡主婦的生活，法利先生故世，於是她重操舊業，去做她的新聞記者。成就是有一點，但並不怎樣了不得。爲了是個年青美貌具着極大誘惑力的少婦，去接觸一班達官名人，在她原不是一件難事。她雖然交了很不少的男朋友，但她始終沒有再醮 仍度她的孀居生活。

大約三十歲那年，她會和一法國某政府家發生愛情，不過沒有好結果。當時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國際聯盟會因此召集會議，討論對義裁判問題，她對於被派往日內瓦爲報館專員的差司，十分喜悅。在那裏，她注意着國聯怎樣壓制墨索里尼的手段。她後來告訴人家說，她對於墨氏的出征，視爲一種壯舉，深爲感動。當時顯示在她心目中的他，好似一個巨人，舉着他拳頭，向閃電示威，表示向世界所有強大國家挑戰一樣。

一個狂妄的念頭，一直抓住她的心頭。那就是想以記者身份，去見墨索里尼。

芳端那時還兼職，是當巴黎博覽會的宣傳員。爲了要領取她的酬報，她理應早就回法了。但是她並不這樣做。她從自由報館當局處，得到了許可，去訪問墨索里尼，並得兩封介紹信：一給史大來士（Achille Starace），一給卓勃倫子爵。她首途抵西寺溪（Sestri 近熱那亞）時，拍電致羅馬宣傳部，要求進謁墨索里尼。

下面所記，是出於她自己之手筆：

予抵西寺溪，快將二週，此地爲義大利著名消寒勝地，時爲一九三六年三月，予決即意拍一電報給羅馬宣傳部，代表自由報去訪問墨索里尼。

此時我對於回返巴黎的意念，感着厭煩，而對古城，則自去年九月來，似乎有特別的好感。身任自由報駐日內瓦專員，我已經歷看見國聯對於引用裁制的爭辯。墨索里尼不凡的人格——單獨向着世界奮鬥，使我發生了極深刻的印象。我從自由報經理處，得到兩封

介紹信，委我爲他報館的代表，一封給法國駐義大使卓勃倫，一封給法西斯黨總幹事史大來士。五天匆匆過去。最後由宣傳部寄來一張西寺溪到羅馬的火車免票。

羅馬——歷史的回憶！古城的毀跡！該撒的彫像！這一切的一切，在一個擁着全權統治羅馬的元首——不，一個現代的神人前，顯出多麼的渺小呀！我除了專誠晉謁那位這次旅行目的底人物外，覺得一切都沒有生氣。到羅馬三天後，有一位招待外賓的專使，接見我，告我如欲訪問墨索里尼，須與宣傳部長亞爾腓力接洽。亞氏卽現任墨索里尼駐柏林專使，我還得等待幾天可被介紹與他會見。亞年事尚輕，相當漂亮，且和藹可親。他有普通人的才能。他問我關於羅馬此行的種種。當晚就請我去觀歌劇，並且答應於次早向墨氏代爲請命會見。他說道：「政府元首，在沒有攻克阿迪斯阿巴巴前，不願接見任何記者，但我可以告知他你的年輕美貌，與其他記者不同。」這晚上九時，我穿一身黑絲絨的衣服，戴着銀鼠皮帽子，在使館大飯店的應接廳裏，等候亞爾腓力，因他也寄寓在這旅館裏。他對我的裝束，稱揚備至。歌劇場的包廂裏，已先有二位羅馬的名媛，和其中一位名媛的男

子表親。亞爾腓力坐在我後面。從歌劇開始到終了，他老是把嘴唇輕拂着我的手臂和露出的背部，從未停止。散戲後，他提議同往使館大飯店底下層的夜總會去跳舞，以消此夜。將近一點鐘光景，亞因爲辦公處方面有幾個重要電話要接聽，先離開了，我和其他幾位羅馬客人又留了一會。回到寓所時候，那裏的一位職員授給我一封信，上面寫着「要函」字樣，裏面信紙印着宣傳部的頭銜，這是一封很可愛的信，是亞爾腓力寫給我請晚安的，次日一清早，又有一僕歐送來鮮花一束，和一封信，都來自亞爾腓力，這次他所寫的，是請我早安。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亞繼續向我殷勤獻媚，我每天見他好幾次，和他同去赴宴，最近他要我單獨和他去宴餐。我對於維持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友好關係，而能相安無事，極感困難。他已表露妒心，阻止我結識新朋友。有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他，到他的部署裏去，那時接聽電話的，適巧是巴爾善，他早已聽聞到我的消息，就趁機邀請我和龐康貝奈公爵夫人等四人，一起出

遊。亞後來告我他當時推托有別的事拒絕參加，當我問他理由，他就嚴峻的回說：「我是知道他的！他定必向你追求，我不喜歡這樣。」我亟要把這種瓜葛終斷。在羅馬地方已嘖有煩言。這時已到達實現我來此目的的時運了，等待了許久的約會那天終於來到！我是特別地興奮緊張，我不相信有人第一次晤見墨索里尼而不受感動的，我這第一次的會見是決定我命運的要素，如其他對我不能引起興趣，那談話的時間就必短促，或許祇有五分鐘，我就被關閉在門外，這個再會也將成爲永久了。

早起就忙着預備服裝。二點鐘開始穿衣。我決意採取「潔宜」式的配合，那就是黑色薄紗的長服，領和袖口處都鑲有白色的花邊，外衣也是黑色的，肩膀打着褶襠，並有銀狐作點綴，「環籠」式樣的巴拿瑪帽子，也有白色鑲嵌，手袋和鞋子都是黑鹿皮的，有漆皮做鑲嵌，手套，購自亞力山大，是鹿皮和黑羊皮製成的。

時間越是迫切，我的情緒也更緊張，我就叫了一杯威士忌酒，心神不寧的等着，直到電話鈴響，告訴我部長的車子已旅館前面停候。我急忙下樓，坐上汽車，車子一路向前開

駛，我的神經也繼續不斷的愈加緊張起來。這是威尼斯宮，我們的車子開進一個拱形的門口停下，就有門警上前包圍，要我顯示許可會見的信。他們命我稍待數分鐘，就有人用電話去通知第一層樓，接着又有一人來指示我去乘電梯，開達第一層樓時，有一位主任招待開門，叫我跟着他走，有十來個身穿鮮豔藍色制服的隨從，向我行法西斯敬禮迎迓，我照樣回禮，到了一所陳設古舊、中央擺着一只桌子、並不很大的房裏，我又在那裏等候。屋子的牆壁上畫着名畫家的油畫，這時我單獨在這房間裏，沒有一人來驚動我這最後緊急關頭的幾分鐘。一會兒那招待員又回來叫我……墨索里尼準定的時間接見客人。我的心跳動得更厲害，可是我有着勝利的信念。要會見墨氏的情感思念喜樂，這時好比給了我特別的光輝似的，因我可以感覺到——我知道自己的豔麗。我知道自己能吸引他。經過了兩個房，有一道雙合的門臨着我們，招待員把門打開，於是我的命運也在這時決定。

每處地方，每一個人，都带着驚懼的口吻，述說這世界地圖室是如何的寬闊，如何的深長得走不到盡頭，你越向前走，墨索里尼的寫字台似乎越向後退，你走前一步，失落一

步的鎮靜。這被人懼怕的屋室，並不對我發生什麼印象。但裏面那屈身在寫字台上工作的人的一瞥，却使我發生深刻的印象。帶着一顆別別跳的心，可是外貌還裝得很鎮靜，我走進門口，我用着輕快的脚步，向前走去，墨索里尼還是不斷的揮筆寫着。突然，他抬起他的頭來，我那時就急忙向他行法西斯禮致敬，好像被彈簧發動式的，他立起身來還禮。他穿的是平民服裝，一套灰色的衣服，在他面前……沒有一個攝影師能給他面部準確的像真，他兩隻光亮的無可比擬的眼睛，是有麻醉能力的。誰也不能於第一次遇見他而不心神激盪的。

他望着我模樣兒是嚴峻可怕，我開口說：「元首，我首先要向你致謝。」他打斷我說：「謝什麼？」猛然被他這麼一句，不覺吃了一驚。方寸擾亂，可是我尚能鎮靜下來，於是繼續着說：「可不是麼，承你的厚情，允許我這次會見。」在一旁，有一只轉椅，椅身是向着寫字台，他仍是帶着嚴肅的樣子說：「請在那椅上坐下，面對着我。」他不住的耽視着我，好像能吞吃我下去似的。我顯露出那最能誘惑人心的一笑，大着胆說：「元首，我來

羅馬，是專誠爲了拜訪，已經等了有十天之久了！」他笑起來。「這樣你該有這次的會見了。」談話開了端，我急忙接下去說：「我知道你這時不願接見記者，所以我此來並不是做記者來訪問，我不會把我們的談話發表。」他譏諷着回說道：「哦！這是最好，可惜不是每個記者能守他的諾言！曾有一個記者，既已答應我守緘默，但又急忙的在報紙上把一篇文字發表出來，並且不算數，還要把他怎樣失約的事，在那裏渲染得有聲有色。」

當他這樣說話時，他的眼珠顯出威猛的樣子，他又說：「啊，這是我來會見你的」他開始詢問我爲自由報所負的使命，我告訴他受雇于一九三七年巴黎博覽會委員會主任爲諮議處的隨員，專任宣傳工作。

談話帶着戲謔情調繼續下去，我的恐懼也跟着消滅了。我談着西寺溪給我的印象，並對於這勝地行政方面的熱忱，他回答：「不差一切都很好，但是你還得到我最近在羅馬近郊發現的那片原野，我常往那裏去運動，喔！我對於滑冰鞋還是個新手！常要跌交。」我說：「元首，當心你說了的話，要作真的呢！」「當然你能作真。」他說：「那麼明年冬

天我們可同去跌交了。」這以後！我們又談到羅馬，過了有四十分鐘，他起身，我知道這會見是完畢了，他繞過那桌子到我這邊來，我很自然的立起來，向他說：「元首，你是世界上最仰慕的一人。」他受諛而有所感動，微笑說：「一個人，不宜對他人有太多幻想，以免日後感覺虛空。」我繼續說：「現實已超過了我的願望。」我再說：「元首，這是我生平中最可愛的一刹那。」「很好，這可爲你作最可愛的回憶。」他仍與我並行着，直到門口，才說：「你如對羅馬有所寫作，我准許你把我接見你的事記述下來，但你須將稿子寄給我。」「怎樣我可直接寄交你呢？」「哦！讓我看……你須裝在雙重信套裏，一只寫着我的姓名，上面註出『芳端女士寄』，另一只寫着我私人秘書色白斯天尼的姓名，我會預先囑咐他。」繼而他又說：「下次來羅馬——希望在不久期內——不要忘了再來來看我，」這時他的眼光，變得很溫柔，他的聲調，非常軟綿，他的兩眼，睜着我的兩眼說：「美狄芳端女士，我們下次再會吧。」他握着我的手……我也捏住着他的手……我們靜默然相對着，有好幾秒鐘，我大大的爲所感動，我不願把此時感覺無所表示而卽儼然

離去，就說道：「元首，你不知道我怎樣願望做你的朋友。」當我躊躇着，發覺自己有些赧顏時，他用饒諷的口氣回覆說：「來來來，不要害羞。」我緊緊地抓着他那一直握住着的手，說道：「這世界地圖室是偉大的，有歷史價值的屋室，可是我更喜歡能在一個較有私人生活的場所與你會見。」他把我的手舉到他嘴邊，戀戀不捨的吻着，「再來看我！」我驀着一眼替代作答。他稍微舉步，靠在門口，我仍然留待着有數分鐘，他轉向我作最後一笑，於是我開門離去。這時我被他魔力所蠱惑，心裏覺得我們兩心的繆綫，已成實際，此後一切發展是已經註定了的，什麼人也不能加以阻止。

亞爾腓力的汽車停在那裏等候我，我命車開向法國大使館去赴一個小宴，我進那官邸時，存留的人已不多了。卓勃倫夫人一見我就問起我與墨素里尼會見的情形，但我含糊回答，因我很留神，不要使行動太顯露了！爲了有好幾位羅馬交際之花正用着好奇的對敵眼光注視着我！隨便談論片時，跟着來了幾杯酒，我就坐亞爾腓力的車子去赴因世界電影展覽而慶祝的宴會。但我的心，一直在想他。當我想到亞爾腓力的怎樣追求我，向我繼續不

斷的敲股動，及怎樣能脫離他時，不禁有些疑懼起來，因我無論如何，不願意他做我的情人，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從未冷淡過他，此後我更當舉止小心，不要釀成他的仇視。宴會罷了，有人約我去看電影，我辭謝了，因為亞爾腓力這時正在使館大飯店等待着。

回到房間裏，我去換衣服，當我剛把睡衣穿好的時候，外面就有輕輕的敲門聲，亞已在那裏。他顯出高興的樣子，奔衝着進來，這是他第一次進到我的房間。他先把目光四周一掃，像是先要把這生地方克制下來，隨後就摟抱我在懷中，要和我接吻，我把頭讓避開去，躲避他，並和他說玩笑。桌子上有他今天早上送給我的花，「你知道麼，在我們兩人中間，花也解話？我特別揀選這些花來向你表白。」他這樣說着，我還是繼續我的嬉笑，他有些詫異了，說：「你怎麼了？爲什麼今天和以前不同了？」我回說：「或許我現在還爲着我今天下午的會見覺得奮感。」他又說：「啊，不差，我還得帶一個信息給你，你和元首會見了去後不一會、他就打電話給我說：『我方才接見過芳端女士，她很可愛，明天嬌靜花園行開放典禮，你可去請她來，我喜歡在那裏見她。』被他這麼一來，我的心又

開始跳躍起來了，可是我並不過分顯示高興，但亞這人的頭腦似乎狹窄些，至今他何嘗體會出來，所以越來越緊迫着叫人無法不使爭噪臨到頭上！我雖對他含恨刺骨，我必須小心處置他，經過了一度的辯論，和甘言蜜語的哄騙，這一場風波終算告平靜，但是我從他手中的脫險也是僥倖呢！最後他出去了，我的氣才舒適下來，一個人獨處着，今天晚上又可好好把我所遭遇的，作一甜蜜的回憶了，入睡時可得一個快樂的夢境。

四月廿一日

昨日的會見使人不能一刻忘懷，我知道今天又會見他，因這參加嬌靜花典禮的邀請是他親自所囑咐的。

午後二時坐汽車出發，到達花園時，那裏已經有一羣人在，並有黑衫軍警維持秩序，突然間這一大堆人向後退下，爲一輛疾馳而來的車子讓路，這是他來了！人行道兩旁的羣衆熱烈向他歡呼，直到喘不過氣來，他快步直向我站立的那一面過來，他有三四次的舉手行禮，我在最前一排，可是走過我時他並不停下，連看也不看我一眼，我不覺有些惱怒，

我知道他是瞧見我的，他故意這樣。

我在人堆中跟着他走，擁擠的人更加多起來，他在那條通衢上踱向對面的出口而去，不一會，又過我的面前，這次他很快拋一個眼色給我，這以後他在熱狂的歡聲中坐進他的汽車。晚上，亞爾腓力見了我，告我元首事後曾提起過我。亞並告我下星期六，保定默許將有新都奠基典禮的舉行。報館主筆先生已好幾次催促我回去；但我決意留待到這典禮日期以後而行。我把我的主意告訴亞爾腓力，他極表贊同，在他是求之不得，要留我多等幾天，爲酬報我的好意起見，他給我觀賞他所收藏的墨索里尼的照相，並讓我揀選一張留作紀念，墨氏會說要爲我親筆在照相上署名。我取了一張白色平民服裝禿頭的照相，亞應許我明天帶至威尼斯宮去。

四月廿一日

中午到快的時候，有僕役授我一個來自宣傳部的大信封，裏面是一張墨索里尼親筆署名的照相。興奮之餘，我把那照放在梳裝台上，並隨即寫一信給他致謝，其中有那樣的一

段寫着：「別人或許會選擇一張更顯威武的照相，我却只愛着這人的本色。」我總結是這樣寫着：「倘若當時我能親自來拿這照，那豈不更好麼？」措辭雖然有些過於露骨，但我相信這信定會使他喜悅。

四月廿五日

保定默許典禮的日期終於來到。七點鐘，我：在集合的地點，那裏已有汽車等着，一會兒我們的車子開出城外，呈現在目前的，是一幅荒廢淒涼的圖景。有的是些遠代留存下來的封建村落，蔭庇在岩石叢中。我們到達沼地，只見這地因着一人堅強的意志，加上了民衆的努力，已開闢成爲許多耕田、農場、葡萄園的所在地了。三年前只有死亡疾瘴的地方，已有了蓬勃生氣，每一所住屋前有許多人結合着，期待他——崇拜人物的降臨，車馬行人，都向着那舉行典禮的場所湧去。在那裏的看台上，有要人和聞記者的座席，人羣堆裏忽起了一陣騷動，這是警告我們他已經來了。他跳過了踏步梯登到壇上，以兩手撐在腰間的熟識姿態出現，用目光掃射一下四周歡呼的羣衆，作了一個短演辭後，就走向他的

汽車那裏去，後面有農人和穿漂亮衣服的婦女們跟着。可惜他像流星般的一瞥即告過去。

跳上了車子，我們向這沼地的都城麗都麗開去，在那裏，我找到了亞爾腓力，他正在籌備一個盛大的筵會，要請墨索里尼作主席，我們計算時間的過去，約有一點鐘的光景，歡呼聲起，報告墨索里尼到了。他走過了我，很快的走向這館子的設筵廳裏去。每人都擁向他走，想靠近他身，亞爾腓力臨時盡警察的職務，把閒人趕走。墨索里尼當然坐在貴賓席上，位置在這廳的後面，靠近牆壁。我却坐在近門口遠處的一角，因若不能近他，還不如離開遠些的好。我的視線和他的相觸，因他正注視着我，他隨即示意，要我過去！他微笑表示歡迎，叫我坐在他身旁。我對他說，我怕這座位會使我消失胃口，同時急忙加上說，我希望他不要誤會，把這話當作含有不好意思，他出聲笑說：『不會，我很能領會這話。』我低聲向他道謝那張照，他也低聲回說：『我收到了你的信……』並用着狡詭誘惑的目光斜視着我，我向四周巡視，覺得那裏的女客都顯現着怒色注視我，元首頻頻向着我，問我在羅馬的情形，和其他通常的酬酢，這是爲了周圍一切的耳朵都在向着我們的緣故。

但是總有兩三次，他眼睛專注着我的眼睛，不移而說：「你看着吧，你將不能離去羅馬！」我深受感動，我的肚子收縮起來了，我決定不碰一只茶碟。墨素里尼見我這樣，好像很覺有味。隨便談話中間，他癡視的望着我，我也專注在他的目光上不稍把眼睛他移，我已不得把我所要同他講的話裝進我眼睛裏去。

他豪量地吃着通心粉，牛腿等，使這倉卒間籌設這筵席的主人翁，出乎意外地覺得面有光輝。餐畢，他兀然立起，其餘的客人也都照樣起身，他走過我身邊，向我鬚首微笑，到了館子門外停住，於是亞爾腓力把那些一長串的上賓一一介紹給他握手，四周有他的屬僚環繞着與他同走，穿過了空場，有向他歡呼的羣衆跟着他走。

我們奔跑在他之後。有一個年青婦女爲了要趕上與他並行却被攔阻了。他走到了車子那邊，又轉身向着羣衆，我在這些推撞我向後退的人堆裏，覺得異樣孤單。他即刻離去，我的一切希望也隨之而去。但是他見我了！他走前幾步，向敬仰他的人不時行禮，隨後到我這邊來，伸展他的手，把我的手緊緊的壓着，捏着。趁着檢閱兵走過時起來的軍樂喧

鬧聲中，他旋身，仰後了頭投射這句話來：「你如其留居羅馬，我更要看你。」我一時昏迷在喜樂中，一動不動的留等在一塊地方，像變成了化石一般，直到他的影蹤完全消逝。歸途的車中，我的思念也仍集中在一個目的物——他，永遠是他！一句話也一直在那裏擊撞着我的耳鼓，「如其你留居在羅馬，我更要看你。」

一到羅馬，我直趨宣傳部去找亞爾腓力，他不稍猶豫地告訴我有多法國僑民已來部署對我所受厚待表示反抗，弄得亞也莫明其妙！我告訴他我寫了一篇文稿，明天將以電話發到巴黎。他說：「我能信賴你，但你把那文稿給我呈交元首一閱。」次晨，我用電話傳達自由報館，我剛把那篇文字讀完，亞又在電話裏說話了：「快！快來！元首准你在十二點卅分的時候會見他！」我覺得渾身脈絡如着了火一樣。一分鐘也不能錯失，我想一套灰色的衣服最適宜於早上的訪問，一切都舒齊了，我就跳上一部出差汽車，我沒有什麼特別許可證，但有人告許我，那裏的門警早已得到命令，祇要我去就得了。在這短促行程中，我是受制於一種狂熱病。幾分鐘之後，我即將單獨和他在一塊兒！我想他不再接待我像！

記者那樣。車子停下，一個高大穿藍制服的守衛上前來，其餘的門警也都顯着笑容可掬。有一人叫我跟他走，後來有那位主任招待員來陪從我。他毫不猶豫，此我帶到世界地圖室去。墨索里尼穿着一套青灰的軍服，兩手反接在背後，這時他站在窗口靠着他的寫字台。也轉身向我快步而來，很相熟地握着我的肩膀說：「我邀請你來，你不覺得煩擾麼？」他和我一同走回到寫字台那邊，「我今天很忙，只有一刻兒功夫，我明天請你再來，……」也就是像這樣和我談談！」他更靠近我身，他的聲音變得柔和得像女人一般。

這時，他面部表情忽而嚴肅，與上次在麗都麗時那樣的嬉皮笑臉不同。我覺得這時最好要檢點些等待着爲妙，於是我裝作有禮貌的樣子，很自然的肯定地告知他，他要。做什麼我必遵行，並深深地感激他對我過分的厚待。他默然注視着我有一會，走了幾步，又停下，這次他很靠近我身，他的兩眼半閉半啓，忽然他兩手放在我肩頭，不一會他又發覺自己好像有失態之處，有些侷促不安的樣子，他翻轉身去來來往往蹣跚了一陣，又走近我來，低聲說：「去吧，明天再見！好得還有時間，我要你來玩一下……談一下。」我把視鏡

直向他的視線奔追，堅定地說，我覺得沒有一件事再比在他有便時去見他快樂了。

晚上我避免和人遇見，因我不願費功夫閑談那些與我生活中所無關的話。可是在旅館的餐室中，當我一個人想進餐的當兒，我終於無法躲避一位宣傳部的書記。他來到我的桌子那邊，像一切饒舌的羅馬人一樣，他用心追究我私人的事，間亦對亞爾腓力有所暗示。

我一任自然來形成我生活的狀態，然而有一件事不能不使我深感不安的，那就是外界對於亞與我兩人的關心。倘使這無意識的謠言傳進墨索里尼的耳朵裏去，那可真不幸哩！這一夜轉輾不安地挨過去，我很焦急的等着約會的時間。今天可以不可以讓我一解墨氏私居品性之謎？是否是慾念促他傾慕着我呢？抑或有真純的情感攪雜着？這一些對於一個富於理想的人倒是個難解之謎。

四月廿七日

門又開啓了。觸映於我眼簾的，又是這表演過許多歷史劇的舞台——世界地圖室——

墨索里尼坐在正中寫字台上寫字。他跳起身來，跑過來迎接我。開頭沒有一些寒暄，就把兩手放在我肩頭，用像昨天會晤時那樣誘惑的輕軟聲音，以法語問我說：『你有一些想念我麼？』這樣起了頭以後，我們的談話就趨於親暱而不拘禮了。我忙就回答說：『你給我的念懷，一刻也離不開我。』我們攜手同走不上幾步路，他捏住我的肩膀，緊湊我身，有意地說：『你真美麗，你使我喜悅！』我的反應是把臂挽住他的頸，嘴貼着他的嘴說：『不過你，你知道麼，我愛你？』他的臉溫柔起來了，他給我一個第一次的吻，我覺得有一個強烈地沉醉的感覺，四周的東西都在我面前隱沒掉了。等我清醒過來，能說話時，我就問道：『從什麼時候起你要想不拘禮的會見我？』他思量了一下說：『或許第一次見你以後……但是特別自麗都麗那裏會見你以後。』於是像小孩兒那樣，要人一再堅定他信心似的，他又問我說：『你喜歡我麼？』我的回答是不住地吻着他。

我們走近窗口，他一只脚踏在下面的石腳檯上，臂肘擱在檯上，以手托着下頷，端詳着我的眼睛。我依偎着他，向他述說怎樣在日內瓦，當國際開會，通過對義裁制時，他引

起我熱烈的欽仰。他聽着這些，目光低沉下來，神色沮喪，深深的喟嘆一下，做出很疲倦的樣子。想解除他對這過去紛爭不快的回憶，我又說：『我想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亞迪斯阿巴巴的消息如何？』『很好。』他的臉又現出勝利和樂觀的表情來。他這時是裝着漠不關心的樣子，眼裏發出光焰來，大聲說：『阿比西尼亞已不復存在了！現在世界上最有意義的是你和我二人中間的事！』

他又擁抱我，關切地問我說：『你喜歡羅馬麼？我想你不能再離去……：你能麼？你愛好我們現今這環境麼？這我們四周的氣氛？』我繼續憧憬着我的夢境。當我把這個告訴他時，他又嚴肅起來，莊重地說：『美狄，你能否守口如瓶？』我告訴他，你的心願，我當作命令一樣。『那麼我可帶你到一個密室裏去……：但你不准告訴人家這私人的房間……：可是今天我沒有空閑同你去——至少是抽不出我所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仍擁抱着，忽兒，他沉着臉，發出粗厲的怨言說：『你知道麼，我早很野蠻的？我怕不怕？你明白我需要你的心底深切麼？』隨後他粗率地把我放開，正像放開一個兒時

跟他同玩的小孩子一樣，他奮發地使喚着說：『好了去吧！』突然他又變換他的聲調和神色，（這是使人驚異之處）來來去去着，舉止有些張皇，可是仍具備着舞台表演的姿態，於是他像一個縱容慣了的正發脾氣的孩子，他仍復用着微小急迫的聲音說：『我不准你出羅馬，你知道麼，你須等待着，我一把信息給你，你須立刻就來，知道麼？』我問他如何給信息我，他想了下：『我寫信或打電話給你，』他說。

他執着我的手臂，引導我們到門口那裏，正當我要離去時，他像一個討糖吃的孩子一樣，湊上他的嘴來：『再來一個微吻……』半晌他繼續說：『你知道麼，下次我要有多一些的時間和你在一起？我先要約定一個日期，或許在晚餐後我們可有更充分的時間……是的，我要有一個鐘頭！』他走了幾步路，又轉向我說：『至少要有一個鐘頭。』說了這話，微微的一笑——祇有他能這麼的一笑，作着手勢送一個吻，旋身快步的走回他寫字台那邊去了。

離開了宮殿，我被一個難於能信的喜樂所昏迷。巴黎出現於我眼前……一個長距離

的幻景！於是我想起我的報紙，我想起我那篇稿子，就是代表我爲他效力的作品。我深懼有人在那裏懷着下賤的妒恨，我逆料有人在那裏對我有陰謀。我打了一個電話給自由報編輯。

因爲那天正在舉行選舉，預料經理命令我那篇親法西斯的文字，擱置着，爲了他對於自己的競選成功與否，尙沒有把握。阻隔在千里之外，我也無可奈何他！祇好忍氣等待他對此舉的解釋。晚上打電話給大使館，探聽法國選舉的結果，大使約我明日午餐。

四月廿八日

約十二時半光景，我到法國大使館去，在客室的門口，遭遇到一個意想不到而滑稽的場合，使我詫異不已。有三人在那裏站着：卓勃倫大使，大使館秘書加納，和我舊時情人——就是那個政客——的兒子，吉隆。這位政治家現時懷恨着，想對我有陰謀。加納的面部表情，使我一望而知這離奇的集合是遮不過他的目的。只有大使一個人沒有發見什麼東西有異。他過來迎接我，他容光煥發，格格而笑，要把我和我舊友的儿子介紹相見，

但我們兩人立即不約而同的說出：「我們早已相見過了。」爲要使受窘的加納得到一個下場，我就開頭說起話來，問吉隆在義大利的情況，我得悉他新由熱那亞，轉派往奧斯陸任職，特來羅馬，向大使辭行。吉隆顯然因着這催促情勢得到緩和而歡喜，但卓勃倫却說他爲着對麗都麗宴餐事，有所聽聞，要和我一談，就領我到隔壁去，在那裏他說：「我並不是要和你講墨索里尼，我是故意托詞要和你單獨的要有幾分鐘在一起。」我抑制着不當面恥笑他，因這可憐的人自以爲是墨氏的情敵，雖出於無意，甯非滑稽的怪事！我玩笑着使自己擺脫羈絆，回到會客室，見卓勃倫夫人剛和鮑格伯爵夫人回來，跟着來的，還有墨斯體伯爵夫人，他們談論着墨索里尼和麗都麗，鮑夫人呼喚起來了！「芳端女士在這裏，她是圍坐在墨索里尼旁邊的人！」她很狡猾地眼望着我，但是我很留神，避免談論這題目，除了有一句話的失措。卓勃倫夫人既好奇又妒忌，很周詳地盤問着我，當我提起我坐在墨索里尼旁邊的座位時，我會告訴他說，這是最能使我消失胃口的座位，這竟引起她尖刻的評語：「這是最能博得他歡心的話了。哦，你真能隨機應變！你是個嬌小玲瓏的女子！」

席間，我坐在加納和吉隆兩人的中間，當然大部份的談話是講到義政府的元首，加納竟妄自把墨索里尼當作普通人一樣，他說：『但是究竟你們在這人身上發見什麼驚人之處？我不是把他當作超羣的，他正和其他的人一樣。』我覺到詫異的，是卓勃倫沒有去禁止他作聲。但墨斯羅伯爵夫人是一個崇拜墨氏的人，就憤憤地抗議，但不能折服加納，他說：『哦！是呀，我知道他很能使女子歡喜。』我想這是他妒忌墨索里尼的所有理由之一。

餐宴愉快的過去，接着在客室中換用咖啡。卓勃倫夫人及其姪女墨斯羅夫人，似有往塞拉庫斯作四日旅行的計劃。『曼麗，你們須在那裏游玩八天，可給你們很大的樂趣。』他一邊這樣勸告着，一邊定睛望着我。離去時，他又伴送我到通至大門口的紀念碑石階地方。那裏吉隆問我可否伴送我到使館大飯店。在路上，我們相談着如同我們間的關係，從未被黑雲所籠罩過。傍晚，我一個人進茶點，好趁此置身於夢境中，不被驚擾。晚間，偶經一樓亞爾腓力住的房間門口，適巧他從裏面出來，他急忙地跟上我來，很緊張的說：『美狄，我有點要事想和你一談，如果方便的話，明天會晤。』

我不期望他有什麼好的事情，可是最好還是知道牠一個明白，所以隔一天下午，我敲門走進他房間裏去，我坐在沙發上，靜待他開第一炮，他很似受窘，但是同時他很堅決緊切的要把這局勢澄清一下，「美狄，什麼事？你一點也沒有話向我說麼？我不願捨棄你不願，可是一方面我有一個使你厭惡的印象。」

他握我的手在掌中，我不加拒絕，我舉眼向頭上面卦着的墨索里尼照相看。亞笑說：「你講好了，我已什麼都猜出，就是他是不是？」我仍躊躇着，因我怕不謹慎致招禍災，但他既已猜中，那麼或許我去聯絡他更爲有利。這是可能的，我早看準有一個時期要來，當事情洩露，一切的積怨即將向我發洩。我決定不作一聲，那就是默認，後來他迫着我發問，我也不再否認了，但我也未講詳情。一會兒，他也平靜下來，說：「自星期日後，我就確實知道這事。」談話結果，我們訂了個友誼和各守緘默的協定。我們約定以後決不再同滴出去，如有事情要商談時，我將到他都署裏去看他，再者亞要求我不可把這次的談話，或以後將有的，說給他上司聽。（今天我悔恨自己守此款約）晚上，他特來告我，當

他進謁墨索里尼對於公事有所報告時，墨氏問起我是否還留在這裏。其他沒有什麼消息。

自早至夜，自夜至早，我等候着。好幾次，我到旅館裏去，或打電話去問有什麼信息給我的。三天已經過去，——在這些度日如年的日子中，我除了他以外，我不能集中我的注意力在其他任何的事物上。從自由報處，我收到一封信，通知我，我的文稿將選舉後發表出來。我想把這信給墨索里尼一看。晚餐前，正在歇息的時候，電話鈴響了，一個不熟悉的聲音，簡單的這麼說：「女士，內政部有邀請，請在九點鐘準備好去，有人來接。」我訥訥地說：「好的，知道了。」我又是一次的全身感應着流電一般。我知道他不喜歡奇異的衣服，我決定着一套平日出去吃飯的衣服，我揀了一件黑色，褶襴的薄紗衫，上面綴着兩朵蘭花，肩上披着銀狐的披肩。

七點半……八點鐘。爲了要消磨辰光，我就跑到餐室裏去，我差不多沒有碰過那裏擺列在我面前的東西。在一個鐘頭以內，我又將在他的懷抱中了……這一個思念，掩蔽了我，使我不見四周的東西，聽不到外來的聲音。末了我到酒排間那裏去進一杯咖啡，

以消此滯延不完的最後數分鐘。隨後一個僕歐終於來了，「女士，外面有車子等着你。」他就走在我前面，到一輛黑色長型車子那裏。有一個髮光可鑒的青年人，等在車子面前，他鞠躬，開車門，讓我進去後，他爬進來坐在我旁邊。這車夫必定先得了囑咐的，因他不等我命，即把車子開走。在我旁邊的那個伴領我的青年，一點不作聲。他的眼光好像消失在空閒一樣。我內心的噪急，已達極點，可是外面我還裝着鎮靜的樣子，我繼續生存在一個世界上和其他的周圍的東西，完全相隔。當車子到達威尼季亞廣場停下的時候，我們彼此始終沒有談過一句話。

在這個時刻，行人很是稀少，壯麗的宮殿，在神秘的夜色中，正像鬼怪一般，在幾世紀後重行出現。這時候，四周爲城牆所遮庇的羅馬，牠的神秘，較往日越發來得明顯了。幾乎沒有燈光的街衢，若我沒有壯膽去照亮我沉悶思想的居所的話，這時對於我將更形其險惡可畏了。

和往常一樣，在這帶垂久紀念性的門口，有兩個守衛站着。當我們快快經過他們面前

時，他們的臉色是嚴厲的，他們的態度是冷酷的。我的導件領我到在石階上面的門口，向那裏的一位招待主任話了不多幾句話，就急忙向我招呼了離去。我隨着在我新的嚮導的後面，在差不多完全黑暗中，經過好些沉寂寬大的房間。一切都是靜寂，只有幾個侍役尙在往來着，像黑影般的，可是也禁不住偷眼向我張望。我筆直地被帶領到世界地圖室。『請進來，女士，』這個招待的說：『元首即來。』門輕輕的關上了。我一個人在這室中，有一點星星的燈光，在室的一端閃耀着，這是從寫字台上擺着的一只大燈投射出來的。其餘的東西大部份籠罩在黑暗中。這一間被一位摩登該撒，無所顧慮的作爲戀愛約會場所的房間，不能和其他歷史偉人，當他們厭倦了他們的神明生活時，所用來像常人一般消磨他們空閒的房間，有多大差異。

我沒有聽見步聲，他突然出現在我一邊。他很簡單的穿着一件黑灰的外衣，和一件緊身黑襯衫，沒有領結，他精神飽滿，情態自若，他的眼睛發出光亮來，嘴唇上帶着微笑，說道：『我很快樂，今晚能和你會見，因我很想見你。』他又戲謔式的加上一句：『我希

望這不使你過於煩擾。」我以同樣的口氣回說：「不，沒有太過份了。」隨後，我更懇切地繼續着說：「你總知道無論何時，我都能來看你，因我留在這裏的緣故是爲了你。」仍是戲謔着，他說：「哦，羅馬尙够值得留戀一下。」「不差，真是這樣，但我正在等待着在這裏的一會兒，我就覺到若使我不能和你接近的話，我對這古城的失望要如何的大啊！一切我所欣賞的東西，如劇場，博物館，噴水池等，都因表彰着你，而使我發生興趣。」「這樣你相信你是在情網中了麼？」在我叱責的沈默之下，他把我抱在懷中。我很熱情地回報他的吻。此後，他站立一旁，用小孩兒那樣的嚴正狀態來檢視着我，一會兒他又捏住我的手說：「確實的，你是特別使我喜歡。」他勸誘似的繼續說：「我劇烈的渴念着你，可是戀愛不能完全屬於精神的，當你今晚來的時候，不知你可曾想念到這個麼？我的回答是向他的眼睛定望着。」那麼來吧！」他說，「把你的東西帶來。」他推開在寫字台後面的一扇門，於是我們走進一條扁石鋪砌的走廊，只有外面廣場那裏電燈的反光照亮着這地方，但墨索里尼熟悉怎麼走法，他把手臂圍挽着我的腰，領導我走去。另是一道門……我們

到了一間寬大的空室，也是鋪扁石的，他又領我走進窗面一端的一道門，這次，我們到一所較小的屋室，這裏的唯一傢具是擺在中央的一只桌子。在靠這室右面的最末端，他又推開一扇最後的門，『這裏就是了。』他說，『你等着。』走過去幾步，他開亮了一盞高高的有大燈罩罩着的燈。室內其餘地方是在半黑暗之中，他很誇耀似的顯示着他的私室，說：『就是這個地方了，你喜歡麼？』他手撐在腰間，把目光掃射了一下這房間，於是我知道在這個滿藏着寶貴古物，是他爲主的宮殿中，他定能得到綿延不絕，和更新的樂趣。他顯然十分快樂，直率地問道：『這裏很好，是不是？這裏很好麼？』這些坦白純潔的心跡，更比嚴重的說話感動我深切。我手臂挽住着他的頸，堅定他說，世界上沒有東西能使我比較現在這樣更快樂，而尤其使我快樂的，是因爲我得以僥倖地和他在一起。『我就將回來。』說了他從我們進來那門正對面的小門出去了。我一個人在那裏，兀坐着，試試看去體會這奇異的際遇。那裏有二幅裝置在鏡框內的宗教油畫，一幅懸在正門左邊的牆上。在光暗交錯中，我能看到一些黑影。四散在室中有幾只搖椅，室中央音樂凳上，有一梵亞林盒箱，

這是以表顯墨氏的優閒，和藝術的愛好。我料他在公餘之暇，時來這個愛悅的地方一舒日間的煩絮，在門口右邊的牆角那裏，有一只長沙發，上面鋪一幅繡花的絲巾。

像一只正在捕鼠的貓，墨索里尼回進來，走向着我。「到這裏來，是我的特權。沒人能在這裏騷擾我，當我想要單獨一人靜居時，當我要休息，或默想時，我就來這裏……」我就想到或許他來還有別的緣故哩……我突然感覺到妒意，想像到有許多較我更先認識過他的嬌女的臉，出現在灰白幻境中。我把這個告訴他，他不在意的微笑一下，「或許是有的，但我現在已記不起什麼來。我可發誓說：沒有一個有一些留痕在我心上。」他又擁抱我，變得那麼溫柔體貼的，繼續着請：「通常講起來，我的神志是不會模糊的！我也沒有虛擲光陰的惡習！我不知你是否對於我有一個不同樣的印象？我信你不能對我有多大不滿的地方。」

一會兒，他着了一種瘋狂，他變成野蠻了，說道：「你已經認識了法西斯黨的元首，現在你要認識這人的本色了。」他已脫去了外衣，穿着一件運動衫，他這時看去 似乎異

常的年輕。在祇知道慾望，不知道別的情狀下，他向我跳撲過來，不等我有喊叫的機會，我已被抓住在強力的手臂中了。

我沉醉在熱情中，一任我愛人的迫切地擁抱，當他放下我時，他很尖銳的說：「現在你知道了，我的愛，你已屬於我了！」我依偎着吻他的胸膛，我昂起頭向着他喊道：「我深愛你！」他抓住了我的肩頭說：「你愛我永遠不能到一個滿足的地步。」我湊近過去，吻他的眼睛，呻吟那常由戀人們嘴唇邊出來的千萬字句。忽兒，他挺起身來，慌忙地說：「你千萬不能向人家說你來過此地，這事將永久留作我們兩人間的秘密！」我答應遵照。「夜深了，我們須分開，我將再要你來，你留待着！」

不多時，我們在這深晚沉寂中回到世界地圖室。他慢慢地伴送我走出，譏諷中帶有妒意，他問我怎樣去消磨我這夜其餘的時間，並且也告我不要到旅館的舞場去閒蕩。他不高興的表示而為所動，親切的說：「你當一直回你的寓處去。」接着他給我一個最後的吻作結束。

五月五日星期日

我命人今晨清早喚醒我去赴穆斯夏的約，他是各派報紙的領袖。

昨天卓勃倫約我五時到大使館去候他，同去散步。我覺得不便辭却。我們坐汽車先到溫泉池，那裏的門關閉着，卓說：「不幸運得很，我想在那邊這些古老頭石的陰影下偷吻你。」於是他利用威脅誘騙的手段，叫守門的把門開放了。他徵求了我的同意，命車夫開我們到亞瀨路。下了車，我們在古塚頽垣的場所散步。突然他說：「下次你如來羅馬，你必須先通知我，那麼可以佈置一切，使你能在大使館居住，這可更方便些！」一個長滿着綠草的墳墓，高立在我們面前，他說：「讓我們往這後面去，我可以在那裏吻你。」這情形，我很不贊同，我就很狡猾地爲自己辯護。但是他堅定地說：「喔！不過在你頸上，小小的一吻。」地上很潮濕，我們的足陷於泥淖中，再者近邊田裏面工作的農人們，都很奇異的望着我們。卓勃倫就一面笑，一面怒罵說：「這些笨人真是沒有事做！我再也不能把嘴一親這可愛的粉頸，好了，去吧，我們弄了一身的泥，還不是白費心思麼？」我們回到

車子裏，重返大使館去。「在這裏我總可有這該配得到的小小一吻了。」他對我說。他夫人這時在塞拉庫司。他定在晚間動身到她那裏去。在一間小小的刷白的客室裏，他終於使我處于絕境，在窗口的一角，于是我不得不應允他幾個鐘頭內一直在那裏渴念着的要求，以免引起爭端，使求愛獻媚，一變而爲仇恨。

回去時，我命車子開往宣傳部署那裏停下，穆斯夏新近自外面旅行歸來，寄寓在此。他懇切地招呼我，很謹慎地把我的「成功」取笑。他並請我參加明天在威尼季亞宮舉行的款待農民的宴會。回到旅館，見有自西白自天尼打來電話的留訊。當我回打電話過去的時候，那個人就問我：「你明天六點半可否到威尼季亞宮來？」我熱忱的接受了這個邀請，於是在半小時之後，我出現於墨索里尼的面前了。我進去時，他正在電話上講話。他驟然停止講話，跳起來擁抱我，正如一個小學生得到了夜鶯在手那樣，他說道：「你要我和你到那邊去麼？我沒有空，但是不要緊。」接着他拖我走過走廊與其他的房間，直到那間有長沙發的小室。我們在這裏逗留，又賜給我一次的狂歡，可是太短促了。當我這般說時，

他說道：「對了，就是太偏僻些！我此刻須回去辦公，再等幾天後或許要安閒些。」我們就奔跑出去，回到他的辦公室。

爲了要一探狄蓋的真實態度，我半夜時在旅館裏打了個電話到南仙給他。此人是自由報的掌權者，又是一個從事于政治活動的人物。他此時留居南仙，直要到競選時間過去以後。自我來羅馬後，他從未寫信給過我。他此刻在電話中用調笑的口氣應我。我請求他要注意他的禁載我的訪問與輕蔑義政府元首的關係，我再加上說，我免不了要回來幾天，把這件事謀一解決，叫他不得不出於妥協一途。他裝作滿不在意，接着，咆哮的說：「在現在舒適的環境之下，實無回返的必要，何必自尋煩惱！」我想法使他緩和，但無成效。深夜人靜時，我把種種事情詳加思考，我覺得前途障礙重重，而此種障礙，全出乎理當幫助我的友人之手，是則初非意料所及，尤可慨歎的，是至此我還不知有一個比自私更厲害的動機在那裏作祟，這是嫉妒。還有一件事，我本當四月十六日前回到巴黎，辦理我博覽會所擔任的職務。我雖會寫信給一位負責人員，通知他我因事羈留羅馬，一時不克即返，

我此時忽兒記起，沒有得到覆信。關於巴黎局勢的于我日趨不利，是件明顯的事。而羅馬呢？墨索里尼曾好幾次通知我，『你不能離去羅馬，等着。』但我的經濟問題，尙無確實解決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我須要經濟獨立，我要證明給墨氏知道我的完全純潔無私。

爲了這些，我就決意立即回到巴黎，打算在那裏重建我先前築成而勢將頹傾的基礎。我預計無論如何八天就能回來。爲了要通知墨索里尼我到巴黎去的事，並要請他允准，我寫好了一封信，預備在威尼季宮舉行宴會時遞給他。

今天早上，九點，我就在大咖啡館前面陽臺上等候。記者們一個個先後來到，每一個都是喜躍興奮，直到穆斯夏來了，我們才擁在他的周圍，跑向威尼季亞宮去，這一大間特爲歡宴農民的禮堂早已擠滿。墨索里尼跨着輕快而有節拍的步伐進來，有好幾位屬僚隨從他，亞爾腓力是其中之一。歡呼聲不斷地起來向他表示敬意，他見了我，他的眼睛張大，他的嘴唇皺着，顯出一個快慰的微笑。接着他作了個簡短的演辭，於是這些勤苦的農民，排列在他面前，這儀式就此告畢。歡呼聲中，他步入隔室，要在那裏用五分鐘的時間，接

待記者。擺列在我們面前的，有生菜和菓子的碟盤，墨索里尼請我們各自取用。我落在後面，有一些怕羞，老遠他向我招呼，他不避人家的閒話，拿起一只橘子，咬了一下，留着牙印，舉在手裏，他掛出這驚奇的人堆來，遞送這只橘子給我！

不一會，他離開我們走出，兩旁佇立着的觀衆都向他鞠躬致敬，我立在末端，他走到我面前停步下來，裝作驚奇的說道：「你還延滞在羅馬！」我不動聲色地向他回說：「主席先生，我在等候攻陷阿迪斯阿巴巴的日子。」他笑起來了，陸續走出，後面跟着亞爾腓力，我用力抑制我要跟隨他去的心念。我見他在門口停步，和亞爾腓力說話，他們喚了一個主任招待員，把我指給他看，接着他們關上門出去了，而這個招待員到我這邊來。他引領我到墨索里尼的辦公室。他很活潑地嬉弄着我的鬢髮，且說：「你有事可出去一趟，或差遣一個人出去，我在二十分鐘後可以見你，現在有人正等着我。」我當然樂予同意，當我回來的時候，我伸着手臂，挽住他的頸項，互相摟抱着，我們的嘴唇接觸了……他突然注意到我帶的圍巾來。這是宣傳部所贈的一方黑的中國縐紗。上面有十月勝利的字樣用白

色印出。「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東西的？」他問。「你如把牠帶着在巴黎街道上走，你必被捕。」我告訴他，如我在六月召集會議時，到日內瓦去，我必在國聯會議廳裏帶牠。他聽了高興得跳起來，「這是一個很可取的意思，讓我拿來試試。」于是他玩弄着，把圍巾圍上頸項，對鏡照着說道：「美狄，看，這樣帶，可使我的名字顯露出來。我要你在國聯的會場裏穿去，胸前有我的名字，他們要如何的大驚小怪啊！」他一面笑一面踱步走着，一會兒，他把圍巾除去，圍在我頭頸裏，裝出要絞死我的樣子……這場爭鬥，最後以接吻了結。

我把我爲自由報所寫而因妒被禁的稿子，呈繳給他，我也給他我昨晚所寫的一封信，最後我詳細地告訴他這次回到巴黎去一行的事，他命我說：「等着，等着，等一會兒我們再談這個。」我祇能同意他。

傍晚，在旅館裏，我看見一個守門的人，奔跑着穿過應接廳，手舞足蹈，口裏狂呼勝利。外面汽笛和鈴聲大作，我興奮地跑向威尼季亞廣場，由發狂的人羣中排擠出來，到一

所爲招待記者和外賓的宮室，是在元首邸宅的對面。

從窗口望出去，我所看見這全部的方場，沉淹在一個狂喜歡呼的人海裏。他們正在向墨索里尼呼喊，因爲人人都知道他將正式公佈克服阿迪斯巴巴的消息。最後在薄暮時，他出現於這有名的陽臺，娓娓動聽的報告給世界人士知道戰事過去，義大利已得滿足。又一次，這可怕的如雷的呼喊聲，震撼羅馬。至於我，此時正像着了催眠術一樣！……黑夜的幕降下，慢慢的，這廣場也靜起來了，在另一處，結合起祝捷的遊行隊來。

次日，我想把這熱烈的情況，寫一篇文字稍微透露一下，我就試打一個電話給我的報館。先前在舉行選舉大會的前夕，我會和狄蓋在電話中通話，他告我他競選的失敗，不住的唸着：「失敗！失敗！」我這時早就料到他這種垂頭喪氣的樣子決不是好現象。此刻他對於我爲了墨氏勝利的熱忱的反應是一個冷酷的苦笑，他問墨氏的一切作爲與他何關？墨索里尼應知道新聞記者被派到羅馬去只有三天時間的時候，他不應該把他們無定期的留住着！至於我，他說，因我這樣的戀着羅馬，我儘可留在那裏！這一場風浪把我屈服了。我

祇得提出辭職，最後我終算得到許可，把稿子讀述出來。

此後幾天中，政府各部都公事忙碌，但亞爾腓力告許我，他每天早上去見墨索里尼的時候，他老是問我還在羅馬否。

這樣我們這日記已到了五月九號。

美狄芳端的自述，於此告終，但此事又引起一件意外不幸的事件。因此事涉及義國元首，其真相如何，很難知悉，故要一述此事的始末，起頭一部份的材料，也不得不假重於芳端自己的口述。照她所說，墨索里尼突然斷絕和她來往。原由是卓勃倫因了政治和私人的利害關係，不願她和墨氏繼續有來往，於是就造了毫無根據的謠言，傳播給墨氏聽見。她自己說，墨索里尼停止召她，並無隻字的解釋。她等了好幾星期，絕望了去見卓勃倫，她先請他要誓守秘密，然後問他可知墨索里尼爲什麼不再召見她。他提起墨氏此時甚形忙碌，他並聽說他的孫女兒正病着，他猜想墨索里尼空時當和她在一起。她的心就此安頓

了一會。她去巴黎一行，料理了一下公事，就回羅馬。墨索里尼處照舊沒有消息，她重到法國大使館去，適卓勃倫出外，有他的秘書招待，他不等她說出來訪的事由，就說他早知道她和墨索里尼的一切的。這使芳端大爲震驚。卓勃倫必已洩漏了她的秘密！可是這位秘書又說了很多的話！什麼他知道她是一個法國秘密情報處的活動人員啊！『全是謊言。』芳端喊道，『我從沒有和情報部發生過關係。』當她這樣憤怒的抗辯着的時候，她就恍然于墨氏捐棄她的原由，她想盡方法要見他去聲辯一下，可是她始終不得和他一見。

確信她已被中傷，她非常的憂鬱，覺得一切都沒有生趣，于是她就吞了大量的毒藥，幾致一命不保。她自殺的消息傳遍羅馬後，有不少的信函來慰問她，但是墨索里尼始終沒有片言隻字。慢慢地，她恢復了健康。當她能離牀行走的時候，有一位墨索里尼的秘書前來看她。他表示着歉意，和她說，她和墨氏的友誼已爲羅馬人民所知悉，致流言四起，所以最好還是請她離開羅馬，她在羅馬的一切費用，如醫藥費等，當代爲支付，並當派衛隊護送她出境。芳端知道這是驅逐的別名，于是她除了離開義大利外，別無他法。到了巴黎

後，她又寫信給墨索里尼，終得不到他的回信，她寫信給羅馬有權勢的人們，也沒有一些回音，至此她才醒悟她的一切都完了。

以上所寫的，不過是這件意外的一半事實，是出於芳端自己之口的，其他一半事實，則由巴黎警務署的檔案而來。

一天下午，當卓勃倫在巴黎之時，芳端打電話到他家裏，用假名字詢問可否訪卓于晚間。那個傭僕回答說：「夫人，他六時十分即將搭籃鳥特快車赴比魯士，」芳端告訴他日後再來訪見，電話就此掛斷，將近六點時候，卓勃倫和夫人來到北門籃鳥停車站的地方，芳端已先在火車月台上等。她問卓說：「我可否用一二分鐘的時間來和你說話？」卓懷疑似的向她望着，一會兒他離了他的夫人去伴她走幾步路。兩人交換了幾句話，突然芳端在手袋裏抽出手鎗開放，卓應聲而倒。芳端又瞄準了要板彈機，這一次那手鎗彈動了，有人把手鎗從她手中奪去。她被隨後的人捉住，一面卓勃倫也由救護車送到醫院裏去。

芳端的鎗術幸不十分精，卓勃倫僅在腿處受一些微傷。但因此事而引起「警務處的查

聞，使芳端和墨索里尼關係的真相大白。可是外界能得知的只是片斷的事實，蓋當局爲了此事大感受窘，盡力把牠掩飾過去。警務處足足查問了有四個月之久，最後芳端由法庭秘密與以審詢。她的處罰，特別的寬宥，祇有一年的緩刑，和四五元的罰金。她想重新開始她的職業生活，但是此時沒有報館要聘請她了，要人騾老也都遠避她，會幾何時，她竟變得一貧如洗！

她應紐約一只舞場的聘請，前去表演，但到了美國，被移民官員禁止入境，送返華盛頓當局的申請許可書，也歸無效。在馬漢敦被拘留了好幾個星期，直到開庭審詢後纔釋放出來。被迫出境。警務當局有命令給舞場管理禁止芳端的出演。

至於卓勃倫是否真正破壞她和墨索里尼關係的一人，或者墨氏的手段不容他們友誼延長下去，抑另有其他理由造成他這個態度，這恐怕以後也不會有人能知道。隨着芳端這隻豔史的垂戾結局，是今日的墨氏，就是征服她祖國的一位獨裁者中間的一位。

(徐蕙風譯自美國“Liberty”)

## 希特勒爲什麼不結婚

Alex Henshaw 作

生育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爲納粹「道德」標準下的婦女們最高的任務，此種「道德」，並不一定要婦女結婚爲其主要的條件。

在此次戰事爆發的數星期以前，國社黨提倡一新異教節日，稱之爲「德國母親」節，爲國社黨所稱榮的是德國的母親，而非德國的妻子。每一個婦女，應照希特勒「完成對德國的最高義務」這句話，在這一年中如生育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孩子，她就可以得到榮譽十字章，這種十字章，用藍色琺瑯製成，邊爲白色，在白色的小圓圈中，有一黑十字。獎章上的條紋，隨着生育逐漸增加——這是希特勒的目的——婦女每年完成其「最高任務」。

希特勒對於在柏林沙羅騰堡邑 (Charlottenburg) 的兩個婦人，頗爲稱道，這兩個婦人都生育過二十個孩子，此外還有在克勒茲堡 (Kreuzberg) 的一個婦人，生育過二十五個

繇子。這三

都是 經結婚。

### 希特勒不配談戀愛

在德國，一個年齡十六歲的母親，生了雙生兒——也許因為她們是女孩子的緣故——沒有一個男子肯去承認是他們的父親。但是年輕的母親也可以得到特別獎章，作為慰勞，在這個獎章上，希特勒有『母以兒貴』的一句寬慰語。

這種『新道德』是由希特勒所倡導的，為國社黨綱的重要部份。希特勒本人是一個謎：神經失常，絕望地抑制着愛情。他之得以掌握政權，是由於對戀愛失常的態度所致，這種態度，差不多在出生時就在他的性情中了。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戈爾特博士（Lawrence Gould）曾經診斷過希特勒，說他，『由一種變態的性本能，發展而為自愛，由自愛而發生為超人的驕傲野心。』

凡是希特勒的好友，都深信他如果結了婚，對於他的健康、性情、以及體力上的一般狀態，必定大有裨益。凡是他們所敢做的，會竭力為希特勒拉攏，使其能照納粹的條件結

希特勒為什麼不結婚

婚。然而希特勒從未稍露結婚之念。

最近，因為他對於某某等女伶有發生感情的意向，又使他的友人對於希特勒的婚事懷着希望了。然而他送給女伶的花束，除露着簽名「希特勒」的卡片，飾以深黃色絲帶，上印德國的黑鷹之外，並無他物。

他是個獨裁者，他從未向意中人表示過愛情。因為在他的心理上是不配談戀愛的。希特勒是一個感傷的和病理的人，為一般心地健全的人所憐憫，因為他不能談戀愛。

### 他父親的歷史

至少，他的所謂愛情，並不是尋常人所了解的愛情，他不愛任何婦女、男子、甚至獸類。他祇愛他自己，這種情形好似深入肉內之趾甲，他對於戀愛的能力，已轉向於自身，不能對任何人表示愛情了。希特勒愛情的機能——正如人人都有愛情，獨裁者也是如此的——祇表示於自愛，希特勒祇愛他自己。

希特勒之所以掌握政權，以及不斷的努力，不停的「前進」，實由於戀愛自然機能的

反常所致。希特勒祇有心理上的性感，而無生理上的性感。他爲天性所驅使，發展其一切靈上的能力——此種能力在尋常人趨於戀愛與結婚，——而入於歧途，就成爲心理學家的所謂自身戀愛者。

這種生理上的變態，可直接於其早年生活中明其淵源。他在孩提時代，不僅過着毫無愛情的生活，而且他的父母反遏止其愛親天性的流露。

他的父親喜克胡柏（Alois Schicklhuber 這是希特勒所定的名字）是一個無可挽救的年老好色者，他是個私生子，曾結婚二次，在他的第一個妻子去世以前，他的第二個妻子，已經有一個孩子了，及至他們結婚後十二星期，又生了一個孩子。

在他的第二個妻子去世以前，他已和女傭波碩爾（Klara Polzi）私通，她就做了他的第三個妻子。她於結婚四個月之後，即產一孩，後生希特勒。

這樣，希特勒的父親身世如下：他有三個妻子（其中有一個妻子是離婚的），七個孩子。有一個妻在結婚以前生產兩孩子。有兩個是結婚不久，就即生產。一妻年齡長他十四

希特勒爲什麼不結婚

歲，另一妻則年齡小於他廿三歲。

### 爲什麼恨猶太人

因爲希特勒的父親，是這樣的一個人，那末心理學家對於他的神經錯亂，當不足爲奇了。幼年時他的父親對他憎恨虐待，其母又深懼丈夫，不敢對兒子表示愛情，益使希特勒的神經錯亂。他的父親視希特勒爲笨蟲，對他少年時傾向藝術的志願，橫加侮辱與蹂躪。

這是希特勒的悲劇：把愛父母的先天性破壞與抑制了，及至成長時祇愛他自己。在他這孤獨裁者的地位以前，又有兩次求愛的表示，顯示其愛慕少女的天性。結果皆告痛苦的失敗。希特勒對於愛情的反常，由於父母的抑制而起，至此愈益加深了。

第一次的戀愛，是他由家出奔至維也納，正當十七歲血氣方剛之時，他迷戀着一個漂亮的澳洲少女，他是在一家大商店中充收銀員的。

他那抑制着的天性，使他不敢表示愛情；他祇能常至店中，好似友誼日深的樣子，和她談話，因爲沒有錢的緣故，不能邀請她，有一天，他意外的賺了五個李爾盾（德國貨

譯名——譯者），他立在店門外，要想邀約他的意中人一同去聽歌劇。

十七年來他所抑制着的愛情，洶湧猶如怒潮。他情急難耐地等着。職員都散工出來，使他大為興奮。希特勒跑過馬路來，因熱情的激動而戰慄着。在他未至人行道以前，他的心卻已冷下來了。因為另一衣服華麗，面帶笑容的青年，走上前去，脫了帽子，和女郎一同走了。

年輕的希特勒因愛情失敗，驚愕之餘，向勝利的情敵看着。他是個猶太人。即在此時激動了他的反猶狂。據前『柏林日報』政治欄編輯奧爾登（Rudold Olden）說：「他的痛恨猶太人，實由於性的關係起因的。」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也提到這件事情，但把實際的情形隱蔽了。在該書中，說到「一個黑髮的猶太青年，臉上帶着惡魔似的喜容，等候這個少女達數小時之久，這個少女被他姦污了。」經此事之後，他就離去維也納，據他自己說，因為維也納是「姦污女子的總匯」。這件事情實予希特勒以心理上強烈的衝動，而更增重其精神的反常。十二年

希特勒爲什麼不結婚

後，他的愛慕少艾之情，又爲一件事情破壞無餘；這一樁戀愛故事，終於成了他的愛情致命傷。當時他的年齡未滿二十歲，血氣依然方剛。

### 他爲什麼哭泣

當他方思有組織一新政黨的必要時，他和女郎名叫綺李·勞佩爾(Geli Raubel)發生戀愛。他在每天晚上與她出遊，或飲啤酒於園中，或同聽歌劇，或攜手同坐於黑暗的电影院中。

希特勒很熱烈的愛她，她們準備辦理結婚的合法手續。如果這件婚事實現的話，希特勒將以其時間、精神與綺李共成家室，而不再組織國社黨了。然而他的戀愛却終於功敗垂成。

綺李爲希特勒的姊妹（同父異母所生）的女兒，也就是他的外甥女。因此之故，她的家庭堅決反對這件婚事，並且對綺李施用壓力，以破壞婚姻。她一方面愛着希特勒，一方面又要順從父母。這位年未二十的可憐少女，終於自殺了。

希特勒因最初的戀愛陷於悲哀，而第二次的戀愛又遭阻遏，至此，乃專心從事於政治工作。就在那一年，發動其造成獨裁政權的運動。

希特勒愛的天性，最初爲父母所摧殘，後又相繼失敗於情場，乃不再愛人，轉變爲自愛，憐近於愛，於是他的生活就變成自憐和自喜，竟達病態的程度。他時作憂鬱的哭泣，爲心理病態之向外發洩的表徵。

### 女子以戰士爲偶

希特勒因爲想到了女子過去待他的種種，因而憎恨女人，所以他自覺得降低德國人生活上的道德標準。

「我們要造成能擇戰士爲偶的女子」，這是希特勒少女團的正式公告，牠的「求歡強國」運動，已造成道德上和體力上的悲劇。下面所述的事件，是從柏林秘密審判中，洩漏出來的，但爲當局所禁止發表：

伊麗莎白·包曼 (Elizabeth Baumann) 是一個碧眼美貌的慕尼黑少女，至勞働營

希特勒爲什麼不結婚

去從事六個月的勞働服役，在離營不滿一哩的地方，駐紮着挺進隊，是由隊長羅克維茲（Rokwitz）公爵與多爾夫（Rudolf）統轄的。

有一天晚上，勞働營裏的少女們，因工作辛勞，都倦極熟睡了，挺進隊在漂亮的公爵統率之下，闖入寢室，公爵命少女們起床，令部下的人各自選擇其所愛的少女。他自己選擇了女郎伊麗莎白，她於三個月之後，發覺已經懷孕了。

伊麗莎白把這事告訴了她的未婚夫他立即去尋到了羅克維茲，開鎗擊退他。逕赴警察局自首。說到他已殺死了强奸其愛人的暴徒。但羅克維茲終於醫好了，他的罪名被判了意圖殺人罪。押解至納粹秘密法庭受審，以國社黨的「法律」定罪，至於挺進隊在勞働營中强奸睡着的少女的事，則置之不問。

伊麗莎白不顧一切的危險了，在法庭上立了起來 指着坐在那裏微笑的羅克維茲喊着說：

「那末這個人應判什麼罪呢，我請求法官把羅克維茲判强奸我的罪名，並請求，將一

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晚上，和他一同進勞働營來強奸的挺進隊，也要判罪。你可知道「求歡強國」運動的真義——難道勞働服務的少女們，是判給他們尋歡的嗎？」

她不願再說什麼了。羅克維茲暗示四個挺進隊挾着她推出法院，她從此不見了。羅克維茲也失了蹤。幾個月之後，一個慕尼黑黑的工人，於某一深夜回家，被陰溝上的東西絆了一交。這是羅克維茲伯爵的屍體，伊麗莎白的復仇者終於所得到報復了。

像那種悲劇，並不是稀罕的事，其他類似的事情還多得很呢。在國社黨統治之下，婦女是一種低級的動物。自國社黨執政以後，把會由人民選舉，在國會、省議會、以及一切地方立法機關服務的婦女，一律加以排斥。在整個的行政組織中，是不准婦女插足的，因為這不是她們的職務。她們「對德國的最高義務」是做一羣孩子的母親，以及「擇戰士爲偶」。詩人歌德的德國，道德水準低到如此程度，這是由遺傳和環境，促成性情反常的一個人所造成的。

(吳鐵聲譯自英國“Answers”)

希特勒爲什麼不結婚

## 史太林的太太們

Nicholas Masseches 作

關於史太林的被刺，消息頗多，只是嚴守着秘密。我是情報部派往克利姆林宮的情報員主席，所負責任，表面上雖屬發消息給外國記者，但是實際上我是用旁敲側擊的方法，探訪史太林私生活的消息。

有一則關於史太林私生活的消息，非常有趣。那是關於史太林的一個年青美貌的女翻譯員的事。

其時愛培爾·依奴基茨( Abel Enukidze)担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書記長，他是布爾什維克老黨員，也是史太林的知友。這個職位，除史太林外，可說是最重要的了，因爲任何事情必須經過書記長的手。他管理着奢侈品的分派，以及皮件的批售等等。

所有高級官吏，對於這些細小事情，無不請示依奴基茨。即使一度做過葛伯烏首領的

耶哥達 (Yagoda)，在這位手握奢侈品大權的依奴基茨面前，也鞠下躬來。

依奴基茨又掌管着戲院和其他娛樂場所。於是所有野心與美貌的蘇聯婦女，企圖從事舞台或電影事業者，無不爭相獻媚，以博取依奴基茨的歡心。可是他所選拔的婦女，不講天才，專講姿色，結果他是失敗了。

有一天，史太林告訴依奴基茨，說要請人爲他繙譯英德法意的報紙。依奴基茨便爲他介紹一個年青美貌的女子，她是貴族的後裔。於是她在每天早晨，在史太林的私人辦公室裏，翻檢一大堆新出的外國報章了。

史太林對於晨間閱讀就大感興趣，從而鼓勵這位女繙譯員，解述當天時事。史太林斜靠在榻上，女譯員坐在他身旁的桌邊。這間小屋裏，還有一隻食器架，上面放着史太林所喜吃的水菓與糖果。食器架邊有一重小門，通到另一間辦公室。

在此讀報時間，史太林必命侍役送上咖啡兩杯，一杯給他自已，一杯給那女繙譯員。史太林的咖啡是土耳其產，煮咖啡時卽已放足了糖。但當那年青女子嘗了一口咖啡之後，

說是咖啡不够甜，便從食器架上取糖加到她自己和史太林的咖啡裏時，史太林也並不反對的。

然而他決不喫那咖啡。當那年青女子走了之後，他把咖啡送到實驗室去化驗，結果發現了毒藥。這種不可思議的懷疑，居然又救了他的命。

就在這一天上，葛伯烏把那女譯員拘捕起來，抄獲毒藥和一支小手鎗。雖然她在羅賓嘉監獄中，被判監禁數星期，但是她始終招供，並無同謀人犯。後來由史太林個人下一命令，鎗決斃命。雖然並無佐證，然而史太林對於依奴基茨，竟大爲懷疑，以爲他亦預聞其事。史太林覺得像他這種取媚於過去貴族階級的人，實在太多。便把他撤職，發放到西比利亞去任一卑職。根據最近的謠傳，據說他以「暴故」鎗決了。

關於史太林的第一位太太，外間知者絕鮮。她已育有一子，現在是莫斯科某工廠的技師。他用父親的真名，瞿嘉許維里(Djugashvili)。

我現在想敘述一下他的第二位太太，這位太太很得史太林之寵。按照共產黨習慣，女

子於嫁後仍用閨名，所以她的名字仍叫阿蘭羅伐(Allilueva)。她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嫁給史太林時已經三十歲了。

知道史太林有第二位太太的人，實在很少。因此有一天報上刊載史太林的第二位太太突然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愕異起來。雖然與共產黨習慣相反，史太林又爲她舉行國葬，這個消息更使全國驚奇。於是議論紛紛。我會奉命向外國報紙發出消息，說是阿蘭羅伐突患急性盲腸炎而死。此外尚有關於她致死的說法：有的說她誤飲了送給史太林喫的放着毒藥的茶。有的說她是自殺的。因爲她丈夫殺人太多，所以使她神經錯亂。然而真情却是如此的：蘇聯最高當局，常有密談集會。每逢這種時候，大家都喝起酒來，所以喝醉的人民委員，實在是司空見慣的。

有一次集會時，不善飲酒的史太林，對於面前的某一女子，特感興趣。其時飲酒過量的阿蘭羅伐，便與丈夫爭噪起來。情形非常嚴重。阿蘭羅伐以自殺威脅史太林，不料史太林與那個女子還反唇相譏，以此嘲笑。太太立刻衝出門去，一聲鎗響，發現她已經死了。

頭部命中一鎗，她就這樣自殺的。

史太林對於這個悲劇，大為感動。他的僚屬，爲了表示悲悼起見，建議舉行國葬。在隆重典禮中，阿爾羅伐給葬在莫斯科某一古剎的墓地上。史太林又爲她樹了一塊豐偉的石碑。上面立着一個頭部沉倒的年青女子像。

史太林常常到墓上去憑吊，獻些鮮花。不過無論如何，這座動人的石像，依然是一個秘密。

史太林又娶了第三位太太，她是一個佐治亞(Georgia)的無名女子。有時候她和史太林同往戲院觀劇，但是在公衆處所，則她從未露臉。

(陳治平節譯自巴黎“Images”)

欲明天下事，請讀——

# 國際間

主吳嶽彥  
編彥

本刊自發行以來，遍銷國內外，萬人傳誦，咸認為我國第一流刊物。現已出至第三卷，內容益見充實，約分：國際形勢，教育文化，各科知識，秘笈逸事，生活見聞，山水人物，文化藝術，戲劇電影，國際畫報，西書精華，長篇名著等欄，繙譯西洋高級雜誌文字，新穎精彩，豐富無比。際此天下多事之秋，欲明國際風雲，外交演變，以及國際間之各種異事奇聞，洵宜長期定閱。

暫出合刊。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六角。全年連郵洋七元。  
國際間社址：上海南京路六一四號三樓二二一號

茲為優待直接

定戶起見，凡向

本社直接定閱本

刊者，加贈英國

出版，蔣彝先生

新著：

倫敦戰時

小記

一冊，該書用上

等道林紙精印，

價值當在二元以

上。此外再得享

受購買本社出版

物之八折權利。

578  
26438  
(2)





# 桃色國際

種一第書叢問際國

每冊實價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H. W. Stanton 等

繙譯者

吳鐵聲 等

發行者

國際問社

總經理

大興公司

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星羣書店

經售處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七五號

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